

同安縣志

卷廿五藝文

同安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

紫霧丹霞奇光耀彩此天地之以文顯也蘊玉懷珠輝媚外溢此山川之以文獻也世界形形色色若大海之幻蜃樓廣寒之輝玉宇與夫虎豹之炳蔚花草之綠縟爭妍鬪秀煥乎其文固已備陸離光怪之觀若夫以道德發為文章則其文為有心世道之文字宙之大文也外此或以詩賦名或以碑銘著或以論說傳類皆炳炳琅琅綽有可觀屈宋之豔班馬之香噲炙人口有自來已邑之藝文自昔首推陳辭緬歷歲月而蘇正簡則學問文章為考亭所景仰邱鈞磯則解經釋義接伊洛之心傳泊乎明清若許鍾斗池直夫林次崖蔡清憲或以才藻發為文章或由燦爛歸於平淡入理深譚得未曾有其文集之流播宇內固足以正人心而崇聖學詎徒以傳世已耶志藝文

唐 明月先生集

薛令之著

陳昌晦紳狂書三卷

宋 蘇紳文集

疏

蘇頌文集七十二卷

略一卷

渾天儀象

銘一卷 九章圖經二十卷

邇英要覽 譚訓二卷

石賡文集

石互漢唐名臣奏議五十卷 文集十卷

許權文集

許升孟子說 禮記文解 易解 朱氏傳授支

派圖

王力行朱子傳授支派圖 文公語錄一卷

黃萬頃筆苑五卷

詩文集 蘇召叟冷然齋集

薛舜俞易抄詩書指文集共三百餘卷 陳洽遺稿數十卷

吳遂彈劾數十卷

許衍田舍墨記四十卷

石起宗經史管窺

林同銅魚集

呂大奎論語集解

孟子集解 易經集解 學易管見 春秋或問 春秋五

論 春秋要旨十二卷

邱葵易解疑

書義 詩直講 春秋通義 禮記解 四書口講 經世書

聲音既濟圖

周禮補亡六卷 周禮定本三卷 鈞磯詩集一卷

明 黃偉海眼存集

吳聰四書解 易經存藁

林希元更正文學經傳定本

四書存疑 次崖文集 易經存疑

楊朝幹四書詩經集覽

張應星四書大略 易經管窺燈影

劉汝楠白眉子存笥稿

洪朝選芳洲摘稿

歸田稿

繞州田稿

劉存德結登堂遺稿十卷

李春芳白鶴山存稿

許開滄南集

邵應魁射法詩稿

林叢槐明農集

洪邦光三則要言

池浴德空臆錄

懷綽集

居室編

李如玉周禮會註

葉明元國語詳註

左國列傳

檀弓註

陳榮選四書旨 易旨

禮記集註

書經解

南華經註

道德經註

蔡守愚百一齋稿

明倫寶鑑

水經註鈔

藝林標準

黃文炤道南一脈

兩孝經

仁詮

理學經緯

太極圖解

南臺志

九日

山志

蔣文育文選崇正編

文選來奇編

臺閣文憲選粹

駱丞文鈔評林

蔡獻臣清白堂稿

仕學潛學講義

四書講義

筆記

蔡復一遞菴文集十八卷

詩集十卷

督黔疏草八卷

雪詩編

駢語五卷

楚愆錄十卷

毛詩評一卷

續駢語二卷

林應翔止崑存稿

蔡謙光千雲集

許獬四書合喙鳴十九卷

易解十卷

叢青軒集六卷

存笥稿四卷

劉夢騶天馬更生集二卷

李滄溟集註釋

劉夢潮易義畫前稿

孫子十三編註釋

葉成章柱下奏疏二卷

宣雲奏疏十二卷

矜疑錄一卷

宣雲書鈔一卷

敬繇錄一卷

檄文二卷

陳如松蓮山集

學庸解

老來吟

林志遠歷代史目

洪受四書易經從正錄

滄海紀遺十卷

范方歷代史評

祕書七種

池顯方晃巖集二十二卷

南參集

玉屏集

澹遠集

李杜詩選

張璫蕘對草

家乘引考

葉后詔五經講義

鷓筆

盧若騰留菴文集二十六卷

方輿圖考三十二卷

浯洲節烈傳

與耕堂隨

筆

鳥噫集

鳥居隨錄

鳥山閒居偶寄

而庵詩集

印譜

紀文疇聖安實錄

涓龍文集

史勺

復書

紀許國尸史三卷 書浩堂詩文集 名山集 拂塵集 望燕吟 同岑草

梁岐超史評

鄭得瀟定雲樓五經講義 易研 廣孝經 大學定本 周禮挈領 定雲樓

史統 我見如是 古文信好編 文學指南 蘧廡近吟選

阮旻錫四書測 談道錄 讀易闕疑 續佛法金湯 唐人雅音集 粵滇紀

略 聞見錄 唐七言律式 杜詩三律 夢庵長短句 清源會詩篇 同

和東坡韻詩 幔亭遊稿 燕山紀遊 慧庵唱和 輪山詩稿 韻選 夕

陽寮詩論 金剛經說

林霍續閩書 滄湄文集 滄湄詩集 鵬亭詩草 雙聲譜一卷 荷樓詩選

滄湄詩話 樂韻一卷

楊期演易經管見 島上紀事 楊機浩然小草 鷓草

王高立毛詩小傳十六卷 蔡煥詩文集

盧君常詩集 蔡諍虎詩集

林應四書解便覽 壁峰集 陳廷佑山房學步

張日益治壁瑟言

許廷用南州詩文集

駱亦玉詩集

盧昂吾戲餘草 方輿互考補遺

清 李其蔚秋懷集

磊園紀槩 至見錄

張汝湖匏野初集

賢思堂文集

陳睿思可園詩文集

陳常夏課兒家乘

江園詩文江

張贊宗史評

詠古集

澹若齋前後

編 井桃集

蜩音集

餘狂集

周奠邦易說

歲鑑

史滙四卷

恕醉集二卷

林鵬揚穆齋經義

周奇炤躬行堂詩文集

蔡驥良日閑齋稿

水餘集

葉壽晟四書解

易解

池其繩史眼

詩緯

四書講錄

三極藏書

求齋別集

陳可遠大易參訂

朱子綱目詳論

周禮訓解

禮記定本

宋四家詩評

澗香編

張對堦同江集十二卷

四書文

黃而揮訥園詩選

莊天能未齋集

粵游草

許琰玉森粹稿

鰲峯近咏

餘鱗集

水派集

方知集

瑤洲文集

寧我

堂詩鈔 詩餘詞調 齊河縣志 崔平縣志 普陀山志

陳重琳四書類鈔 經義纂要 華巖文集

曾源昌臺灣雜詠 逢齋詩集 劉天澤四書述酌

林豐玉後學程式 劉寶玉更炊草 愛霜篇

陳皋周易標旨 葩經纂要 輪山存真 愧雅軒詩集 鶴崖後稿

劉蔚後村文集四卷 外集二卷 四書臥薪集七卷

黃江河圖洛書律呂圖說 四書日抄 錦莊詩文稿

林君陞自遣偶筆 舟師繩墨 救荒備覽

張星徽歷代名吏錄四卷 天下要書十八卷 春秋四傳管窺三十二卷 先

儒精義會通九十八卷 評註戰國策全集十八卷 湖山稿評選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

莊科達古文自得二十四卷 經史詮釋二十二卷

葉晴峯閩中詩話 宋詩論世 泉山文獻

陳世潭漢書滙要 印江詩草 吳必達水師要略 碧涯詩集

康亮經學明辨 論史勺言 史記衷平

林翼池尙書捷解 讀史約編 鷺洲拾草 遠遊閒居集 知以集 來鳳縣

志 尙書訓解 周易管見 瀏江文集

劉蘭梅莊文集 四書集說 葉時茂得溪詩集

葉廷梅杼篋詩集 灞溪文集 灞溪雜作

蔡士哲霽園續鈔 聞過堂集 名卿里中誌 九山堂補書詩集 性情留編

滄桑遺記 李正捷月山詩文集

劉啟熊晞窗吟稿 夢亭賦草 王高立毛詩小傳十六卷

蔡清輝鳴秋草五卷 蠡測文集五卷 釋宗標語錄八卷

郭道本尙書因悉六卷 左傳類編四卷

黃成振四書存要五卷 學庸存要補編二卷 日光巖詩一卷 九閩賦一卷

劉宗成省心紀一卷 詩文集四卷

蘇廷玉亦佳室詩文鈔四卷 從政雜錄二卷

劉先登松雪集試藝 吉人遺譚 友竹亭詩文集 都中別話 重編周易求

義 林文湘醮醮山房詩集

黃日紀全閩詩僂 嘉禾名勝記 榕林偶咏 榕林唱和集 荔厓詩集

李增皆外海水程戰法紀略

李廷鈺七省海疆紀程新編 靖海論 行軍紀律 美蔭堂書畫論跋 秋柯

堂文集 承恩堂奏稿 自治官書 詩集

胥貞咸鶴巢詩集 蘇瑞楨琴苑 童宗瑩詩草

呂世宜愛吾廬文鈔三卷 筆記二卷 古今文字通釋三十四卷

童蒙升什竹詩鈔 顏潤廷秋槎詩草

王步蟾小蘭雪堂詩稿 陳貽琨怡園詩草一卷

吳錫圭翠雲小舍詩文稿 陳柏芬詩草

林豪誦清堂文集二十卷 詩集十卷 別集六卷 東溟紀事二卷 淡水廳

志十六卷 海東隨筆四卷 可炬錄四卷 清風集八卷 潛園詩選四卷

誦清堂古文選十六卷 誦清堂詩選十六卷

林焜熿竹畦詩文鈔十卷 浯洲見聞錄四卷 宮闈詩話四卷 竹畦筆塵四

卷

汪西之榴蔭詩草一卷

林樹梅歎雲文鈔十二卷

詩鈔八卷

歎雲鐵筆

詩文續鈔

歎雲日記

童蒙求韻香詩草一卷

陳耀燾修齊叟錄一卷

刪輯爾雅撮要一卷

同城瑣記一卷

周冕愛蓮詩草一卷

胡鉉椽筆樓初集二卷

張芡潛庵詩草二卷

鳳山山人怡園詩草一卷

吳錫璜中西溫熱串解八卷

中西脈學二卷

中風論二卷

喉科明辨二卷

加批三因方八卷

診斷學講義二卷

身體學講義一卷

八大傳染講

義一卷

衛生學講義一卷

雜病學講義一卷

兒科學講義一卷

婦科

學講義一卷

十三科醫學全書二十卷

詔諭

詔曰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幹不辭勞瘁懋著威聲數年以來因閩浙一帶洋盜滋事經朕特命爲總統大員督率各鎮舟師在洋剿捕李長庚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統兵在閩浙臺灣及粵省洋面往來跟剿艱苦備嘗破浪冲風實已歷數

寒暑每次趕上賊船無不痛加剿殺前後殲斃無數擒獲盜船多隻蔡牽亡魂喪膽畏懼已極聞李長庚兵船所至四處奔逃正在盼望大捷之際乃昨據可林保等奏到李長庚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南澳洋面駛入粵洋追捕蔡牽望見賊船祇剩三隻窮蹙已甚官兵專注蔡逆窮其所向追至黑水洋面已將蔡逆本船擊壞李長庚又用火攻船一隻乘風駛近絀住賊船後艙正可上前擒獲忽暴風陡作兵船上下顛播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船礮子中傷咽喉額角竟於二十五日未時身故覽奏爲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朕于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在洋出力疊經降旨褒嘉并許以奏報擒獲巨魁之時優予世職李長庚感激朕恩倍矢忠盡不意其功屆垂成之際臨陣捐軀朕披閱奏章不禁爲之墮淚李長庚辦賊有年所向克捷必能擒獲巨慝朕原欲候捷音奏到時將伊封授伯爵此時李長庚雖已身故而賊匪經伊年年痛剿之後殘敗已極勢不能再延殘喘指日舟師緊捕自當縛致巨魁况李長庚以提督大員總統各路舟師今歿于王事必當優加懋賞用示酬庸李長庚着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並着於伊原籍同安縣地方官爲建立祠宇春秋祭祀其靈柩護送到日着派巡撫張師誠親往同安代朕賜奠并查明伊子現有

幾人其懋襲封爵候伊子服闋之日交該督撫照例送部引見承襲其李長庚任內各處分着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着該部察例具奏以示朕篤念勞臣恩施無已至意欽此

諭祭浙江提督李長庚文

伏波氣壯殉軍誓馬革之尸枸邑動高作廟誌鸞旗之賜聽鼓鞞而慘怛報俎豆以獻歆爾原任浙江提督李長庚虎闕抗颶龍驤飛駛始宣勤於宿衛繼奮績於偏裨屬因閩浙之間屢有潢池之擾命統樓船而建節遂斟海水以澆熒暑寒十年南北百戰身先鵝鶴志掃鯨鯢銜恩則矢以捐生討逆則窮夫躡竄魚已危於游釜蠅蚋豈料其含沙乃黑水風狂事同鈎艦而鐵星火散傷竟伏弢喪來歎而心驚悼祭遵而涕霽是用渥頒賻布追錫窮圭延及來仍酬諸果毅就閩門以營松桷遣疆吏而賜椒漿使突鬢之徒感九原而慕義銜鬢之節垂百世以流馨於戲忠愍切同仇嗟前席無由識面英魂能殺賊佇擒渠尙克昭靈妥以苾芬庶其歆享嘉慶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御製浙江提督李長庚碑文

朕維威揚海徼必資致果之才功著巖疆用勵成仁之節矢雄心於馬革傳被英風
錫茂典於龍章壽之貞石爾原任浙江提督追封三等壯烈伯李長庚質原驍健性
最沈雄始宿衛於期門旋副營於浙水荷三遷而洊陟簡命疊沛於先朝宥一眚以
宣勤顯秩仍躋乎闡府屬以么瘠作慝畀秉鉞於樓船因之感激誓師期歲功於畧
島廢十年之寢葺號一軍爲淩波鷓尾鷓頭駕風颺而轉戰蛟宮鼉窟涉溟渤以窮
搜屢揮王濬之臚常斷孫恩之箝已枯魚之游釜功屆垂成詎妖蜮之含沙困猶能
鬪策勳未遂嗟飲至以何期齋志云徂覽封章而墮淚崇加爵秩優予賻資遣疆吏
以薦馨飾葆祠而報享銘功表碣稽古易名覈厥生平諡爲忠毅於戲淒涼宰樹猶
緬懷下瀨之勞髣髴靈旗尙默佐殲魁之烈庶垂光於不朽益永譽於將來嘉慶十

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御賜浙江提督邱良功晉封男爵勅

朕惟尙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
文朕欽承往制甄進賢能特設文武勳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
衆智以察微防姦禦侮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

勿怠邱良功原係浙江提督因洋盜蔡牽一犯原係閩省平民在洋面肆逆十有餘年往來閩浙粵三省擾害商旅抗拒官兵甚至謀偪臺灣率衆攻城僞稱王號不特商民受其荼毒官兵多被傷亡並戕及提鎮大員實屬罪大惡極該逆一日不除海洋一日不靖前經降旨諭令該督等嚴禁接濟鼓勵舟師速擒巨憝茲據張師誠奏稱王得祿接到咨會南洋尙有蔡逆匪船王得祿卽與邱良功連艚南下於十七日黎明駛至魚山外洋見蔡逆匪船十餘隻在彼超駛當卽督催閩浙舟師專注蔡逆本船併力攻擊該逆復敢用大椗札住邱良功之船拚命抗拒邱良功被賊鎗戳傷其時王得祿緊攏逆船奮擊該逆因不得鉛丸接濟用番銀作爲砲子點放王得祿身被砲傷仍喝令千總吳興邦等連拋火斗火礮燒壞逆船舵邊尾樓王得祿復用本身坐船將逆船後舵衝斷該逆同伊妻并船內夥衆登時落海沈沒提訊撈獲各犯十九名并難民六名均稱蔡逆手足俱被火藥燒傷落海淹斃是蔡逆受傷落海已据所獲賊匪難民供指確鑿毫無疑義王得祿邱良功協力奮追殲除首惡均屬可嘉邱良功著加恩晉封男爵准再承襲八次欽此嘉慶十四年十月

御製諭祭三等男提督邱良公文

威宣旄鉞協致果爲義之經績炳旂常副克壯其猷之譽惟禦侮式彰雄略斯明禮
載賁彝章爾原任浙江提督邱良功偉抱肫誠英姿颯爽偵洪洋之烏合出沒波濤
搜絕島之烽屯往來潮汐秩惟上賞拔燕領於行間戰必前馳奮鷹揚於海外鏐牌
拜賜翠羽邀榮當申命之迭膺每辛勤而罔懈除其醜類殲厥渠魁肆秉鉞以總戎
遂建牙而專闔披堅執銳益恢龍豹之韜獻馘訊俘悉就鯨鯢之戮挽天河而洗甲
馳露布以旋師淨掃欃槍肅清苞蘖創每深於傷股志彌切乎忘身優叙崇其殊勳
褒封躋之異等晝接頻瞻夫魏闕方歌入覲之章星沈遽告於邗江特賁飾終之典
良深軫惜用沛恩施於戲溟澥風恬執干戈以爲社稷之衛旌旂雲擁聽鼓鞶則思
將帥之臣爾靈有知尙其歌受

御製三等男提督邱良功神道碑

朕惟聽鼓鞶以思將帥載在禮經詠干城而重公侯垂諸詩訓十年專闔重洋歡海
瘴之消千里還轅中道悵星芒之隕宜鑄珉石爰錫絲綸爾原任浙江提督邱良功
志行惟貞機謀允濟起家行伍技早擅夫習流効職偏裨威已宣於絕島駕艤幢而
振柁勢欲澆螢瞰樓櫓而揮戈聲如虓虎於是膚功迭奏衆蘖成擒橫港奪舟敢峙

糧而深入長風掛席曾陷陣以先登敍勞邀華袞之褒紀績懋功牌之賞籌陳玉殿
余嘉乃勳隘守金門汝蒞諸土復因醜黨肆煽妖氛掩逋寇而窮追挾偏師而直搗
環甲鮫人之窟勇奪屠鯨揚旌蟹戶之鄉憤伸戮鱷雖未刻期八日殄揚太於湖南
終能厲氣三軍殲盧循於海上樓槍影淨殊榮特錫花翎弓箭屨深渥賁宜叨蒲璧
節鉞旋移於兩浙韜鈴尙著於七閩疆場之任方隆屏翰之資益固纔值雲瞻楓陞
正倚長城何圖月暗柳營遽彫大樹諡之剛勇隆此恩施嗚呼沐異等之褒封澤延
帶礪想英姿之颯爽績耀旂常式峙穹碑欽承勿替

御製江南提督陳化成祭文

朕惟立功報國良臣能致其身賜卹褒忠曠典用昭其節惟精誠之克矢斯寵予之
尤隆爾原任江南提督陳化成謀裕六韜勞經百戰初隨行伍歷任水師迭書州載
之勳屢擒渠馘允是萬人之敵洵陟軍門邇以釜底魚游井中蛙聚念海氛之未靖
資國士以專征霹靂飛聲申天威而討賊風雲列陣据地勢以鑿兵虜已在其目中
氣能吞乎洋外三軍賈勇丈人叶地水之占七日衝鋒壯士固寶山之守賊鯨鯢其
待掃師貔虎以無前重寄攸關相持不懈何意吳淞駛進方肆逆而逞凶大樹飄零

竟捐軀以殉難忠魂邈矣生氣凜然覽奏心傷爲之涕隕酬大勳而陰其子特沛殊恩發內帑以卹其家頒頒鉅典階居極地祀立專祠於戲俎豆馨香薦忠良而易名兩字粵閩江浙垂功烈而炳節千秋靈如有知尙其來格 道光二十二年月日 御製江南提督陳化成碑文

朕惟折衝禦侮履危而果毅斯昭取義成仁歷久而精誠益顯將帥志存敵愾任重千城國家典懋旌忠名垂竹帛爾原任江南提督陳化成起桓素著韜略能精早歷戎行備嫻水戰習往來於海島竹箭波恬擒嘯聚於江洋萑苻澤靖制勝則羣推膽識論功而洊晉頭銜駛下瀨之樓船鷁飛比迅建中軍之旗鼓狼燧無驚爰資保障於巖疆久播聲威於渤海閩南開府疊寬展覲之期江左移防更賴宣勤之力乃者夷氛騷動逆燄鴟張允宜大受創懲庶可潛消窺伺惟援枹氣奮環甲躬先冒矢石以衝鋒覩旌旗之變色火器則雷轟電掣山嶽崩頽舟師則雨驟風馳波濤震撼賈餘勇以伸士氣撥先幾以懾敵情方期貔虎前驅鯨鯢就戮何意犬羊突陷猿鶴同悲七日相持一身竟隕眷思臣節彌愴朕心星落螯弧感飄零於大樹雲寒鼓角懷捍衛於長城象厥生平諡爲忠愍於戲奠忠魂而隆廟貌凜凜如生蔭後嗣以振家

聲繩繩勿替豐碑屹立巽命欽承

御製河南南陽鎮總兵世襲三等男邱聯恩祭文

朕惟戎行效命蓋臣抒報國之誠策府銘勳隆禮懋旌功之典溯遺徽而增感亮節常昭光彝憲以推恩明禋特薦式陳椒醕用賁芝綸爾南陽鎮總兵邱聯恩果毅性成忠勤志篤韜嫻龍豹聿張弧矢之威隊整貔貅克副干城之寄屬么膺之肆虐親枹鼓以宣勞豕突鋒摧保障而金湯攸賴熊桓勇勵指揮而玉壘頻摩方期迅掃狼烽運籌決勝詎意盡傷馬革赴義捐生爰褒卹以飾終極哀榮之備禮惟先帝惓懷靡已曾雪涕而憫孤忠肆冲人初政方新憶風規而厘注念稽成勞於往牒允推一代完人飲秩祀以專官永播千秋令聞芳流彤史彩煥黃墟於戲鼓鞞思將帥之臣緬英靈其如在牲醴達馨香之氣承渥寵以惟欽格爾精神欣茲芬苾同治元年月日賦

大同賦

池顯方

昔長卿賦上林而盧橘夏熟事多不實太冲賦三都而攷蹟岷邛乃敢構思兩都兩京甘泉長揚率皆天子之事易於揄揚故王龜齡賦會稽假舜作重夫賦風俗也奚

以假爲余賦同安設爲問奇客卿莊言公子鷺先生相答問之辭問奇者訪奇蹟也
莊言者感觸而重言也鷺先生者水鄉之可羽儀者也雖文采固陋用據所懷爾其
辭曰

有問奇客卿過同安介莊言公子請見於鷺先生焉坐定鷺先生睇視而言曰客之
神流意遠其將質以寰宇之事乎客曰僕不敢遠請也僕溷於緇帙雅趣喜遊慕司
馬子長歷江淮過龍門其文益跌宕奇崛茲從九仙山西南行至大輪見水迤邐峰
巒秀媚其所鍾靈必多怪瑰不知同之山川人物古今風俗君肯爲一開陳之乎鷺
先生曰唯唯余同人也安敢不識同事乎同之分野次在星紀隸於女牛貞元爲場

天成益稠延鈞升爲縣治

閩王審知子升大

王軾固其城猷

王軾宋紹興縣令

嬰堞若帶而

峻岌濬隍若谷而漩流署寓膠葛而陵漢

署官署高屋也

市廛雜沓而成郵駭挾振

之燾稟

挾振屋宇端也燾稟高峻深邃貌

噉焚燎之離樓

焚樓也檫椽也離樓衆木相倚貌

西南詫爲雄鎮海島恃

爲咽喉其山則歲鬼标鬣屹嶮嶮峭劣崩礧礧豁闊峴岬杳嶂頽砭懸磴儻肆

貌

其踈然遊者若削輪其搶然起者若驟鶻或駢羅若博梟或峭聳若象笏或峨忽

墜或平忽突發脈大尖綿亘東來承以三秀窳岈崔嵬石榻禪狀巨跡封莓

石榻禪狀巨跡

皆三秀山古蹟透迤北廓五蘆屏開五蘆山名左輔則羣巘環列躍馬舞蚪大輪透迤而折東羅

峯攢翠而聳浮九躍蜿蜒而噴嶠孤卿盤紆而鬱瀟大輪羅峯九躍孤卿皆山名右翼則五虎西

嶂丹崖嶮巖蓮花絕翕而織縟夕陽峭菁而岾岫文圃蘸筆於雲表苧溪帆影以朝

移五虎蓮花夕陽文圃苧溪皆山名至若天馬獼狻雙髻寮刺為離几兮吳淮窄嶮龜洋蹲踞為坎

址兮豪山有禱雨之蹟羅漢有修真之巖蘭谷結庵於斗拱輞川刻畫於鳳嵐登香

山而慕清卿兮驚乍畫之峻嶒過御石而思帝子兮恍福船之宏碕濱海華圃文士

之所宅兮真寂禪寺宣邸之所凭兮天馬雙髻吳淮龜洋斗拱鳳嵐乍畫福船俱山名

山有羅漢修真之蹟蘭谷道人結庵斗拱山鳳嵐大風山也朱元晦詠鳳山云依稀全是輞川圖香山先賢少卿宋字基在焉御石宋幼主避元兵曾踏此石華圃係謝脩兄弟讀書之所真寂寺在夕陽山中爾其川澤則漣漣濳濳泝泝汙渥渥水流沈溶瀟

唐宣宗居邸時會寓此諸事詳志中澗虹沒滑廣疾此諸事詳志中激沫連珠飛泉流淳安溪縣名為西派之所分羅山山名為東源

之所發歷長興合曾溪俱地名宛潭膠盃宛轉貌批滯衝堤溘溘淼漫會於銅西右出竹

山之坑折為湖上之灌竹山湖上俱溪名灑漾瀆薄轉抱縣采苧川小同苧川小遠逝

歸匯沙溪林埭砢砢砢砢波忽流也赴海其陂則有齒梅碌磧赤竹經冬龜輦崇勝龍潭五

峯俱名南東疆理儲水潤農其塘則有普慈聖果崑崙浮鳥小鯤三會鹿苑李湖俱名

塘

名 浮焉如練波焉如瀘開竇決渠溝滄盤益沃壤新畚早潦無虞其埭則薛鵝長春

龍窟小崎高林連坂光孝濕漚俱埭名泥汗貌 火耕水耨其笠糾斯引清洩鹵桔槔不施

南薰輕織翠浪離披諸名如麻諸勢如碁屈難窮指書豈盡詞至若衆壑委輸滄溟

爲會繞乎金鞍名山之表張乎寶蓋名山之外星錯砥流羣嶼縈帶二擔二燈俱山名鎮於

深瀨南北泰武名山水蒸雲靄奇衍禾山甌錡傾歆貌蕩颺靜鏡激灑扶桑若帚極目萬

里湛灤馱沮水前卻聚騰之狀浮鷗天際狎翫鈞叟蘋末驟颺濁浪逐培澗滌浪卒起貌灌濟衆波

聲 拍空迷斗天吳陰見艣舸雲糅靈若遊之而徜徉河伯駭之而負醜若夫穀種則

有安南新畱之春宜降來山香之秋益俱穠名麥有大小麻有黑白粟菽黍粢蔽畝充

塲可釀酒醴可御賓客其木則岡松鬱鬱陵栢青青柯樸櫟欄椽楷榕檉枕榔相思

棟檜檀荊俱木名蓀茂楠梓蔥芊杜英遊絲裊裊席蔭蕩蕩槎枒連巷輪菌飄緜盛也

布葉馭蔓挺幹慘懣長木也迎露霏霽露重貌從風莅錡木從風作聲也其竹則苞綠盤蒼篁

橐筠引敷蓋摩空復龍吐屢風韻錚鏘雨音滴楯埒千畝於侯封開三徑於蔣尹蔣

事 其果則橘柚餘甘黃彈苦提俱果名菱角玉蘊蓮房粉低平蒂蜀柑含消漢梨漢武帝

消梨有含龍血李虬卵也嚼之神爽青門瓜也錦里栗也剖焉意迷枇杷爲綴樹之金石榴爲

沁齒之梨陳紫枝薦驪珠之豔翠顆橄欖也羅霜苞之萋野籛則著高茄甕油蕨芥壺

俱菜名溪毛則紫菜石花赤蔞芹菰俱水生水中者脆霜滋露種種可需任土所麗佐鮮充厨

至若名園奇卉則有芍藥翻艷芙蓉滴紅月桂清芬籬菊霜戎麗春夢雲辛夷書空

海棠標韻水仙迎風薔薇浥露而噴香朱葵傾口而朝東含笑似射雉之賈妻合歡

非剖柑之唐宗藥草之產尤為難名紫蘇括樓蒼耳黃精薏苡射干門冬南星石蠶

半夏甘菊金櫻山梔地骨香附決明銀花皂莢菖蒲藍藤俱藥名澹澈中邪頽濯外榮

伯休鬻之以市隱安期服之而長靈羽屬則有紫燕白鷗提壺啄木文雉竹鷄釣魚

布穀百舌畫眉斑鳩野鶩俱鳥名集谷拂霄巧轉鮮翻隨波水禽則有海國鷺鷥鴛鴦

鵲鴿鷹鶴雛雉翡翠垂榮浮沈翻浴淋滲軒騰唼流翻穢蕩瀾戲汀毛屬則虎兔狐

獺豹鹿麋猴猿豪豕山犬狐狸管獠竹鼯貓犴窮奇駘儻俟號叫參差或啖其

腋音彼肉也或寢其皮或剝其膾眉甲也或熬其脂鱗介水族則有金鯉跳躍銀魚婆娑鱗

鯧鯽鱖鮓魴魮龜脚文蟹介鱉巨鼈江珧海膽月蚌車螯龍蝦石首物困擁濤噉

喁游泳鳳鼉擊波爾雅難狀漁叟獻多至若其人則山靈所孕地脈所乳錯若列宿

紛若驟雨罔經郡志纍纍難譜曰忠曰孝曰節曰義曰清曰慎曰廉曰智為詞林之

宗者爲吏事之貴者爲人倫之冠者爲閨闈之異者探理義而躬行者尙節槩而篤

至者弢光於耕釣之流者寄迹於禪元之秘者既欲尙論姑爲品置諫則陳綱瀝膽

於採茶許衍扼腕於覽戶吳秘書之櫻鱗名李給事之干怒名經濟則林棐停驂

於行河曾秘叱馭於秀麓黃萬頃陞對馬政而民蘇石起宗禁寬鬻鹽而人服楊仁

甫之異政流香名逢春傳國鼎之威風振肅名鎮孝行則蔡挺卿剗股事親楊氏女取肝

進父爾來尤多不可殫數死忠則守邕之蘇緘全家委土死孝則給賊之弘綱姓父

弟免虜死義則葉秉乾不屈於沙賊胡有耀慘戮於戊午儒學則演脈晦翁許王餘

韻許升王或恬澹而無欲或力行而善問邱鈞磯名之解義博洽聲聞林茂貞之存

疑名希元著四書疑接派泗汶循吏則昆弟二薛薛舜庸或用奇賑荒或革例輸錢前後

二許許巨川或惠政見頌或撫摩稱光南豐借留有吳伯全之澤延伯全郎粵東遺

愛有陳以中之名闡名道廉吏尊則宰輔蘇頌器局宏遠卑則訓導林同禮節挹損

周源之囊橐蕭然陳洽之例券卻返文章則二石抽句瓊葩石二謝摛詞珠藻謝

許權宋宜絢春華而苑媚蘇紳石蕢濯錦浪而岐倒又有劉孟木之英聲名汝楠

士許子遜之魁名名會元隱逸則文圃豹隱於洪公名文用金榜龍潛於陳翁陳黠居

會元隱逸則文圃豹隱於洪公名文用金榜龍潛於陳翁陳黠居

貞烈則吳康完節林葉堅矢莊氏為閩閱之光莊氏進士張氏為武弁之美張氏千

妻鄭高母之皎皎如霜嫁於高祖池宗寶守節至八十歲十月庭林三娘之凜凜自

雉重以蔡別駕之妾水清悟州府通判蔡宋隱山之子役冰又有趙陳二女甫醮而

死史載朝旌琬琰難紀緇流則笑堂寄味於浯江黃蘗留詩於瀑布俱詳覺光之斷

臂建刹僧覺光斷臂抄惟慎之孤雲潔素惟慎禪師住羅山對曾公亮羽流則冲虛

大師居觀而清修陳以文居天慶觀慶元栖霞真人置金而不顧詳又有佛岡黃尼

戒行高曜開元法周章服賜詔俱未笄而持梵堪媿名乎靈照黃尼居佛子岡人稱

出家開元寺三應起自唐宋迄我昭代濟濟獻哲汗牛充載世遠人湮史籍猶在或

輝煌於甲第或鐫刻於鼎彝我觸類而凭思嗟蒼狗之異態同之山川人物斯亦可

探至鄉舉里選荒陬珍瑰難一二以言槩公子在旁冷然笑曰君之腹藏二酉窮石

渠即虞淵陽谷之勝鑿齒雕題之墟周禹貢所錄郭璞所書君固可肆成都之舌而

騁稷下之餘也至若巨鎮孤島兵火所殪慶歷培養生齒繁隸冠蓋驩軒摩肩連髻

賈貿紛錯士女靚麗通犀玳瑁取諸海澨煮水鑄山魚鹽若齊斯皆前代之所未集

而堪輿之所未逮者也君亦能詳計之乎鷺先生倏爾侘僚曰余生聖世芸窗一蠹

水鄉蛟穴實所未觀君請爲客一申數之也公子曰余亦非能外君之言也君稱泰

武是爲涪洲廣袤五十爲奇十二蘸月池晃眠雲石翠蟹眼倒影諸勝俱備天鴈遠

鵬雲鶴展翅浮屠逢景而託情即僧笑堂樵客臨山而增思許姓題咏盈崖殘碑畱誌其東

風沙若霰民窶俗樸漁火滿江波熬雪漉輪鮮四馳厨膳利渥其西家習縑素人握

靈蛇袞袞萃宴燔燔宮花次精法律蕭曹名家又有嘉禾彌迤鸞門鸞門嘉禾山別名洞天

迴異自闢乾坤突起洪濟古德蹟存南陳北薛桃李成村陽臺雲鎖金榜虎蹲五老

截嶽釣磯潺湲仙洞鶴嶺子晉吹笙地靈人傑科甲雲屯或如芝草之驟起或如星

海而有源諸奇種種臨眺奪魂遡其所鎮江夏肇功藩以二寨星羅艤幢倭夷流賊

戊午內訌趙武略效死於海上吳昭信虢禦於玄鐘窮追曾曾郎機始通旁達西洋

商舶四窮冬發鷁首夏返梓櫳朱提成嶽珍巧如嵩醞醪如淮肴品若窠俳優傳奇

青樓侑觴蛾眉織膩綦履輕躡颯纒要紹七盤鵠翔買眼拂袖燭滅滓香流連兮財

盡薄命兮花場權使橫索其貨物虎翼私剝而盈箱客卿曰公子之言似若有感鷺

君之言盛矣悉矣古來山川混混湧茁人物濟濟何不見於春秋而獨盛於今日耶

豈往昔陬圻化工未遑而景運之徒質耶抑蟬鳴蟋吟造化不能違時而出耶抑唐

陶宋鑄必至茲累培而後實耶鷺先生曰君言信矣同之司牧隋唐以前無考矣逮至元符有令黃琮惠政入民故其風操身則峻爲吏則循又有孔君公俊宣聖令裔崇置學宮政蹟罕儷故其俗多絃誦之風而成詩書之世有唾石子重蠲民歲租故其風宦多勛猷而丰裁獨殊有簿方士端得盜棄賞故其風豪俊拔俗而廉慎儻有尉蕭里赴義如欲故其風士多力學而行則馴篤國朝迄今二百餘年前有時王

時執亮王琬

後有二張張遜張侯

頌德之碑長在卻金之亭猶芳其餘祠宇層疊俱燦縑絳客

卿曰斯皆一時之澤製錦之手寧無仰之爲山瞻之爲斗而以學裕後乎鷺先生曰子欲分治教而二之也昔有訓導章文持重行臧又有教諭陸佶誘掖有方率我多士飭我文章典則不浮甲於閩鄉若是何如客卿曰斯乃硜硜言行徒斤章程請問其闡先王之道伸萬世之經演心宗於洙泗炳斯文若日星者鷺先生曰昔有婺源元晦來簿是邑吏事勤敏黔首安輯學專身心庠序是急訪求徐王徐應中王賓皆進士以端士習推崇魏公蘇魏公聲教沁入流風餘韻人爭樹立習俗由靡而入淳士行任真而去飾東鄙地礪而勤朴西陲好剛而自克紫陽遺教萬古未昃若是何如客曰至矣盡矣蔑復請矣然觀同之歲時風俗元夜則火樹燗爛笙歌入雲羅綺曳錦油車氣

醞端午則飛鳧競渡奪標權紛七夕乞巧於吉璘重陽落帽於參軍舍布褐而爭艷
治去文字而醉紅裙俗尙淫侈大異所聞鷺先生曰燃明始於漢祀龍舟因乎楚鄉
月宇遊於法善登高啟自長房斯皆前人遺事寄樂趣場用節伏臘之苦用消瘴癘
之殃是何妨於里義亦何關乎綱常莊言公子曰我之所憂不在於此文明太盛人
情漸靡交混水醴誼翻雲雨行事多屬幽隱文章爭爲奇詭毛嫱可突犖糜可美勢
重於文目賤於耳茅屋如水豪門如市萑苻之聚頗多庚癸之呼未已不亦生緯縻
之憂而流賈生之滓也鷺先生曰子言太激吾聞俗雖中靡可以教興今天子湛思
求治振濁揚清顓棟賢令廣撫黎萌編示正俗競持廉貞修塾課士發倉恤惇天應
靈雨於三日地茁瑞芝之三莖庚戌春後衛生芝一莖辛亥生芝一莖皆紫金色鳴琴化普醇風復
行有何雲雨之不散而蜀路之不平乎客卿公子沈酣斯語板輅勒鞚逡巡而去鷺
先生客退無事弄梅花而飛觥盼白雲而箕踞

大輪山賦

周奠邦

維輪山之勝槩爲海外之巨觀由三秀以發軔指五蘆而盤桓恍駕輕而就熟乃同
軌而舉安宜名賢之仰止俾後進以登壇彼其羣峯競輦如輕如軒如并其轡如俯

於轅或專車而危坐或參乘以驅原雖羅漢之有像效僕從而無言爾乃精舍錯落
殿宇輝煌寺爲興教肇自隋唐乃歸儒而逃墨爰過化乎紫陽發高吟於方丈垂巨
筆於門牆戒戰龍於松勢喟倒景乎瞻望况其靈湫澤遠奇石名聞麟不踐乎生草
鳳豈雜夫雞羣龜長伏於莓苔肯籍榮於節稅龍弗潛於淵海而永現乎煙雲踞層
巒而體肖倚壑壑而形分尙金牛之別態亦負異而可欣爾乃振衣千仞之上縱目
萬里之波齊蟻封於列島盼秋葉於輕舸天馬當驂而如舞美人延竚以顏酖九躍
蜿蜒其讓路三魁縹緲而來過造物與遊天水無違行之象達夫同量邱壑豈自盈
之科於是遠眺既酣近郊可述萬家紛其置棊千畝比而如櫛百雉雖小杭大海而
稱雄雙溪夾流數近橋而第一銅魚在渚而泳鱗金車導前而待蹕熙來攘往閱遵
路而倚衡後應前呼企絕塵之超軼洵憑軾之爲娛足踞轉而永日然是山也處乎
天南聞乎上國微考亭之攸躋曷四方之物色卽今書院之最高猶覩石像而太息
由先路之不迷故閑輿而有則嗟此棧樸之興不盡地靈之力今且以此海濱等彼
鄒魯瞻泰岱以誕登豈峴碑而踵武良造頤指以長驅軾轍彌縫而爲伍執綏正立
凝艮止之定方大載積中任驟駁之靡鹽不亦高軌之可師而芳躅之共覩也哉

銀城懷古賦

林 霍

蒼湄林子郭外潛行指山川之形勢歎紹興而始城伊昔全盛華屋充盈人無兵革之患家多絃誦之聲村墟雞犬接乎郊坳式歌且舞樂我昇平其令尹之爲治也儼大國之尊榮蓮花西擢表玉井之瑞鴻漸東翔有羽儀之貴北乃三秀靈芝南實天閑上駟此環城之四鎮而大輪山之擁衛傷哉戊子年中曠古未經之變異若乃登高遠臨博稽前志夕陽爲唐宣宗遁跡之山龍窟乃宋幼主經過之地榜標金號陳黯之故居圃以文名謝脁之居第山家董奉之碁髣髴爛柯隱士釣磯之臺依稀巖瀨生於是邑則丞相蘇魏國宦於是邦則文公朱元晦銅魚繞雙溪之流葫蘆映百雉之內自宋而後以迨有明聞諸故老封疆長吏則譚候著捍倭之蹟如曹方城熊夢澤並威惠而廉能鄉曲少武斷豪強絕兼并先賢則林公理學亞於蔡氏許公制義邁於宣城黃逸所之俗善周子濬之風清蔡清憲之踵張襄惠陳莊江洪芳洲之參王震澤唐毗陵近世則范計部燕都殉難葉吏部北地捐生更有魯連士紳蹈東海而飄零論閭巷之夫則葉公秉乾里賜忠義爲人所稱布衣則顏宏篤侍臣推荐徵士則黃文炤海內知名五十年前衣冠濟濟王國之楨爲士者文不俟於剽竊學

咸本於六經亦慷慨而尙風節薄豪貴而重友朋文物旣替戎馬爰興嘉禾中左十
八載之抗衡旌旗海艦浪滾風飄南北門戶温台惠潮山則虎谿洞則萬石巖則鼓
浪而宏濟宜觀日出極扶桑之遙崩奔託處比於渡遼若峽江曾公綸扉碩輔華亭
徐氏掖桓高標螺陽耆舊如王吾卿孝廉有紀人倫之冠冕名士之楚翹出烈嶼而
東則金門咫尺監國魯王之宮光邦賈生之宅相過有會稽舊臣來遊多銅山名客
北顧則太武巍然摩蒼穹而出乎萬頃之白嗚呼以兩島奇觀而此數公者雖顛沛
而不悔凜千秋兮生色或登流寓之編或紀世家之牧僕有櫬里敝廬在大輪之陽
西山茂林端平石室人煙接壤雲樹相望昔歲游好有莊有張痛庚子之駐牧桑梓
幾乎龍荒我先人之艱勤剪荆棘而修屋墻辨土地之宜考種植之方由是舍南舍
北漸有果樹兮青蒼耕田之數畝亦可足乎稻粱境遇非一暫遊去鄉同小人之懷
土時自顧而悲傷嗟乎山川不改雲物如常而世道有盛衰吾生有歡頽是以上溯
前徽中及師友而終於昊天罔極之難忘

三秀山賦

劉紅茱

屹三峯以立地壁兩峽而函天源芹山而鼻祖基銀海以襟連柱植錐脫龍蜿鳳騫

深藍晴鬱淺碧秋鮮垂紳正笏端拱邃縵俯仰卽離相讓宜然若夫角尾躔左木宿
在東菁葱露頂翠玉攢穹火帝司令正位居中少昊耀質同協和衷戴石爲燄覆釜
藏鋒洪鈞鼓鑄金火乘風近看有象遠視無踪皆能抽篲出笋擲筆書空陵青霄而
濯玉蘸雲墨而跳龍若乃百嶺扶輪千峯稽顙天門遙通帝座高朗林無滯聲川不
停響綠華褊褊赤松來往或瀑而簾或尾而廠或牀而匡或跡而想或跌而綱或跛
而杖或梳而奩或披而氅或燒漢而如燈或升空而成掌或噴玉而爲花或蟠蜒而
爲蟒或舒舌而爲龍或蒙頭而爲魘是皆奇在幻而逍遙亦有靈風來而肸鬻卽有
降龍伏虎唾獺驅羊椀椎織屨匏史傾壘瑤牀偃仰蛻迹徘徊祀來疊扣劉阮交來
或板丹以拂黛亦採秀而銜杯於是凭靈遴傑選俊登賢植花文圃鈞石嶝塵受書
畏壘補袞平泉窮經存闕抗節繩愆騰譽雁塔馳聲木天鶴書之所召楓黼之所賓
赴疆場而誓死履堂陛而垂紳才華磊落氣骨嶙峋是皆山靈之孕毓實爲海甸之
佳珍欲載名而列姓難紀舊而書新要之天列三台宮垣並伸地挺三秀友朋相與
爲邑之鎮爲仙之所登地輿而標尊列邑乘而軒舉或出雨而興雲爰膏苗而潤黍
拱極若三公之序班接天得一鼎之規矩伊數百里之望瞻實億萬年之封旅夫閩

地山多同邦海迫列嶂圍屏衆峯樹鏑金鳥綬垂鷺江帶劈獨茲三峯藐焉寡敵運
海得鵬障天摩壁以爲父子武穆文昭比之君臣左賢右戚藏藥漢秦假山轍軾過
化存神紫陽畱迹有仙山名有聖地闢圖繪丹青垂芳竹帛

詩

五言律

梵天觀雨

宋朱熹

持身乏苦節寸祿久棲遲
暫寄靈山寺空吟招隱詩
讀書清磬外看雨暮鐘時
漸喜涼秋近滄洲去有期

民安道中

祇役東原路晨風海氣陰
蒼茫生遠思僚慄起寒襟
午泊僧寮靜昏投縣郭深
拙動終不補誰使漫勞心

游梵天寺

傑閣翔林杪披襟此日閒
層雲生薄晚涼雨遍空山
地迴衣裳冷天高澄霽還
出門迷所適月色滿林關

登閣

橫空敞新閣高處絕炎氛野迴長飈入天秋涼氣分凭欄生逸想投迹遠人群終憶
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過苧溪

秋山有紅樹忽憶野田中禾黍收將盡氛埃晚欲空登原悲落景倚杖怯高風更有
寒塘水應將此處同

六月寓章法寺

邱葵

暝色入招提昏鴉已不唳諸僧空院出老子獨山棲堂面無人過天形鎮日西寂寥
應不恨吾道與時睽

別城中親友

不堪離亂後重別舊交遊到處無青眼歸家空白頭風霜秋一葉山水暮多愁後會
知何日臨溪淚欲流

出院門閒步

出愛前村景歸穿薄暮烟鳥飛虛碧裏人在落紅邊近晚山容淡新晴稻色鮮殷勤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三
一溪水清到院門前

步院前溪

偶出山門去乘涼步淺沙溪流盤略約崖沫上槎枒野拓天圍大風吹日腳斜吟成
無與語獨立數歸鴉

月中與諸友還沙溪

爲愛江頭月廻環宿鷺汀露濃如潑水天澹欲無星樹色依山黑螢光出竹青夜深
幽興極陵影自伶俜

雨中宿章法院

瀟瀟一江雨涼氣入山扉離舍本不遠連朝亦忘歸紫荊成子落黑蠹化蛾飛看盡
浮生事終輸破衲衣

普照寺

明劉汝楠

野寺前朝建空門大壑開鳴鐘霜氣動拂席雨華迴石倚天星落江涵晚照來山中
諸法侶塵劫幾成灰

遊大輪山梵天寺

共有山中約還尋頂上行長林知暑退極浦見雲平石轉瞻亭字庵存畏壘名來遊
千載後訪古若爲情

月夕普照寺對酒

華月蘸清尊虛庭露氣繁懸猿啼白壑歸鳥度黃昏樹色搖山殿江聲到寺門上方
詩品寂永夜不聞喧

登梵天寺次劉汝楠韻

劉存德

法界了無際迢迢望氣行言從仙子去坐見海雲生斷壑吹靈籟浮雲遠世名應知
塵劫盡惟有懷賢情

登梵天寺高頂

李春芳

賸有登臨興言從絕頂行雲中雙鶴下天外幾峯生篆古猶存跡苔深不辨名高山
懷仰止落日倍含情

秋日雲奇巖游覽

洪朝選

藍輿參皂蓋乘興到巖阿一徑秋容淡千山晚翠多輕霜沾秫稻微月掛松蘿卽此
堪招隱無人奈若何

早春同客游梵天寺

人遊喧古寺客到及春前
寒樹晴光暖孤亭暮景懸
躋攀應爾健高臥任吾堅
夜靜梵鐘動不驚老衲禪

錦莊閣坐

楊秉機

籬邊黃菊艷映入小堂中
青史前賢在疎簾秋色空
蘆花含畔白雁字寫雲紅
薄暮茶烟起銀河耿在東

大輪山

周廷鑑

雨中幽興盡筇屨亦難馴
果爾雲如蓋居然石作輪
寒明生野燒靜籟測風榛
僧茗虛相對停盃憶故人

林子濩過航亭

清張光雲

入戶掀髯笑清風見故人
看花君得句種竹我成隣
命駕休嫌遠交深果在貧
停杯思別久梅柳又舒春

登大輪山

杜鴻猷

未到輪山上先聞法
磬音人行山徑曲水出石谿
深晚照松閒影輕風竹外陰
遙觀

峯頂上惟見數飛禽

獅子山晚眺

陳薰

四野望中盡孤帆
天外賒晚山相對
出秋水一痕斜
島樹生殘靄
江城隱落霞
行人薄暮少村舍
兩三家

觀潯浦拾海月

方策

海月披沙拾陵波
錦席標練平沈素
暈碧漾碎寒瑤鏡
面飛風慢珠胎剖
蜃珖艣柔銀濺
浪柱脆玉成條籍
起收圓彩攜歸趁
晚潮離爲羸蚌象
漁艇耀蘭橈

冬日蘆山晚眺

劉日耀

平岡窮眺望落日
滿高城煙樹千家
夕霜天一鴈晴白
拖遙浦練黃映隔
溪橙暝色蒼蒼外
峯頭月又生

游梵天寺

倪以瑑
蒲生

采藥上輪峰
扶藜到處蹤
留巖無月照
到寺有雲封
虎口空成洞
龍鱗竟失松
上方殘照外
回首一聲鐘

潯江渡口晚眺

童宗瑩
肯堂

歸途逢薄暮客思倍蕭然落葉孤村路空江獨釣船青山沙鳥外紅樹夕陽邊極目
滄溟際齊州幾點煙

過驢駝嶺口號

向晚渡驢駝輕煙薄似羅層田秋稻晚山寺古錢多客到厖爭吠林深鳥自歌居人
閒指點虎迹昨宵過

望海

童蒙升 僧人

何處辨西東乾坤一氣中臺澎青未了波浪白無窮曉嶼千帆雨秋潮萬馬風又疑
雙日月出入水晶宮

書感

爲道光二十二年英
夾鴉片之戰而作

華館納鷗鴟中原盜賊驕一人謀不用萬姓活無聊烽火連雙闕江山割六朝普天
同帳望龍去大荒遙

其二

萬館芙蓉火千甌茗薜香天生閒草木人病入膏肓樓閣紅毛艦江山白鬼場是誰
甘割地一錯誤君王

第一峯曉望

童蒙吉 藹人

蒼翠海重重湖山第一峰天開奇石塔人擴讀書胸潮集雷驚虎雲垂雨戰龍扶桑
花大放七十二芙蓉

辛丑七月初十日紀事

道光辛丑為英夷鴉片之戰兵船迫至丙洲是日南風大作官兵不戰而走惟水師游擊張然戰死金門鎮江

防夷方撤戍英逆猖狂滿路兵民駭荒城鼓角忙一家皆虎口雙手膾魚腸無限
憂危思孤鴻唳曉霜

其二

甲板揚帆入南風滿海鳴縱橫飛火礮頃刻失江城旱苦兼兵苦秋聲帶哭聲流離
何處避戀戀故鄉情

其三

波浪新魂地烽煙古驛亭遙將少陵泪寄哭鷺江靈月暈濤聲泣風驕戰血腥傷心
三大將慷慨報朝廷

其四

夷巢屯鼓浪鷺鳥不堪論
鷄犬千家寂旌旗十里翻
寒沙枯白骨孤月弔忠魂
誰把妖氛掃休教厖至尊

輪山秋晚訪僧不遇

童蒙求

猛省一聲鐘秋山第幾重
琴鳴崖上瀑濤戰澗邊松
獨客誰爲伴高僧不可逢
回頭歸去後涼月掛中峯

與黃垂昆游大輪山

顏潤廷

名山纔咫尺睽隔動經年
得友便能往無僧太悄然
荒崖苔蘚剝曲徑犢牛穿
翅首東南望平湖落眼前

其二

當夏樹參天虬枝屈曲連
雖生千葉翠尙少一聲蟬
風好披襟納雲間愛客憐
塵寰能自脫此地亦云偏

五言絕

激素洲

晉江 秦鐘震

幽壑納餘青晴川浮片素
溪山映發中雲鳥自朝暮

笏拜軒

黃濤

我與石爲隣我狂石亦介樂此已忘疲常同米顛拜

躍龍橋

納盡羣山流中有迴瀾砥神龍去不歸朝暮雲猶起

義井

林應雲

凜此嶢然操行人皆起興長留一井水猶貯玉壺冰

題巢雲明玉上人

童蒙求

古寺灣環裏巢雲永傳燈高樓自今古風雨一詩僧

紅白梅花廬

倪以瑒

我愛梅花廬留連無定處安得如蝸牛出門負廬去

五言古

再至同安寄民舍居

宋朱熹

端居託窮巷廩食守微官事少心慮怡吏休庭宇寬晨興吟誦餘體物隨所安杜門不復出悠然得真歡良朋夙所敦精義時一殫壺殮雖牢落亦已非所歎

縣學教思堂作

吏局了無事，鬢舍終日閒。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牕間。高閣當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詠歸同與點，坐忘庶希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試院卽事

端居惜春晚，庭樹綠色已深重。門掩晝靜，高館正陰沈。披衣步前除，悟物懷真心。澹泊方自適，好鳥鳴高林。

同安官舍夜作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閒居秋意遠，花香寒露濡。故園異時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臥，塵思一蕭疎。

其二

牕戶納涼氣，吏休散硃墨。無事一蕭然，形神罷拘役。署中豈非閒，無論心與跡。

秋夕齋居

西齋坐竟日，曠然誰與儔。感茲風露夕，始知天宇秋。庭樹且扶疎，時物詎淹留。心空累云遠，歲月直悠悠。

其二

公門了無事吏散終日閒涼葉何蕭蕭悲吟庭樹間琴書寫塵慮菽水怡親顏憶在中林日秋來長掩關

與諸同僚約奠北山

聯車陟修阪覽物窮山川疏林汎朝景翠嶺含雲煙祠殿何沈邃古木鬱蒼然明靈自安宅牲酒告恭虔胖蠻理潛通神蚪亦蜿蜒既欣歲序舉重喜景物妍解帶憩精廬尊酌且留連縱談遺名跡煩慮絕拘牽迅晷諒難留歸念忽已騫蒼蒼暮色起反旆東城阡

壺隱山房

明 蔡復一

市廛寡真氣未果徇山緣偶得東郊地誅茅構數椽既減酬往暄兼於藥物便經始良意銳竟圖知力艱堂成置酒落吁眺亦欣然移花未成樹好鳥已留連萬物各懷新幽姿聊自妍

其二

蔡復一

入門逕左折槿藩窈綠蘿小亭周以闌方沼俯窺荷傍垣稍露隙嘉箭擢其柯深愧

食采儉未足展菜猗地狹取之盡拾級引陂陀受分故已短爲巧謂幾何偃仰聊復足會心不在多

其三

出郭塵事疎近山佳氣上况此壺中天入愜得景廣捲幔延清霏空色落吾掌澄霽竦黛鬢攢煙屢異象時維暮之春草木日以長淨歸茗筍香翠與琴書晃微風灑然來卽事成新賞

其四

山水如高人親疎不可得自我賦遁思日招同舊識及茲卜築成頗能具主客尊前行疊青檻外散虛碧雲物澹清朝風月陶永夕邱壑豈見私疎傭豐暇日散懷若無涉觸歡自相卽常恐負幽諾於焉并心迹

山中晚眺有懷

林子濩

采山非長往但爲世網故僦屋泊寒溪遊魚清可數心遠誦陶詩眞隱人如晤買山初學耑崎嶇闢梅圃餉客備冬菁蔬薯及麻芋開畚燒白雲采葛穿霧露日落看山水麗奇可坦步悠然見三山三山秀紫翠木末吐堤柳晚生煙沙汀下白鷺星漢野天

高樵人滿山路忽憶江千人西東隔煙雨何當壩陵來秋情在花樹

大輪山弔晦翁遺跡

朱 衰

仰止大同祠敬弔大輪迹一陟雨華堂清風灑巾烏年催戰龍松山倒瞻亭石悠然
三秀峯猶帶鴻蒙色晦翁千載人蒼苔護心畫遺跡不可磨長歌海天碧

輓卓孝子

吳必達

至性人同具純孝古今難卓子幼失怙事母力能殫海氛訂未靖播越歷江干參商
阻中道慟哭摧心肝廿載走漳市悽悽漳水寒明神皆覺路轉恨少羽翰引領瞻嵩
雲樹何漫漫白顧無長物行囊澁可歎生我痛離別我生何足歡埋兒與鬻兒千
古同辛酸傍皇出鄉井萬里一身單山程和水驛足繭步蹣跚中州見母日還疑夢
中看尋母終得母悲喜兩交攢扶病歸路乞食亦心安行行列江潯鼓棹陵深湍
封姨撼檣柱哀禱迴狂瀾惟憑誠之格磨折任千端歸來隆色養晨夕勉加餐依依
十六載采微南陔蘭聖朝崇孝治錫類典綦寬九重應入告褒揚垂不刊伊余非所
職珍重屬春官

游普陀巖過林次崖先生讀書處感咏

陳 薰

一崖復次崖普陀在其下當年著書人風流何儒雅別業構數椽於今幾片瓦滿壁
墨淋漓誰歟稱作者

歸道雜詩

嘉慶舉人著
亨甫詩文集張際亮

亨甫建寧人

少爲同安吏已知崇儒臣蔡呂曷足道蘇相實先民卓哉祠堂記至今煥城闈我昨
一瞻拜回眺滄海濱萬峯若龍蟠赴水舒其鱗落日照蜃氣樓閣皆金銀山川鬱佳
哉偉人信有神我聞李壯烈百戰捐其身少日慕英風况復防患辰晚對不可歸誓
將清夷塵

其二

山平野多風寒日出亂石東南天不高蕩蕩蓋海碧空中若雲氣不辨濤頭白因悲
此鄉人揚風遠爲客斥鹵不足耕豈甘淪異域如何忍誅求轉謂富珠璧民困盜乃
多劫掠安可責賢侯慕龔黃良吏有循績歲晏懷冰霜生計念田宅嗟哉惰游子歸
來毋作賊

其三

浹旬往復還重此沙溪宿數家出粉垣上蓋榕荔綠仲冬扇蚊雷始信炎方毒噬膚

不成夢坐愁風撼屋瀛壖多驚飈驅沙折林木團團萬煙含貼地如俯伏天低在簷
宇墜露乃滅燭咄哉乾坤樞到此一轉軸茲宵豈海嘯魚鱗鬪平陸波濤勢滿空寒
氣浩在目因思昨來時行侶去已速一瞬卽滄桑千緣愴幽獨

其四

坡陀盡犖确鑿井謀深耕列石敵華表轉水如瀉瓶種瓜旣茂實衆菓亦敷榮回時
間採摘亦足養爾生何爲赴鋒刃冒死尋鬪爭或言此地氣毋乃非人情民惟直可
用勇以敢乃成收此十萬衆足爲靖海兵我無司收責刑罪知誰輕頗聞五百人當
時殉田橫

其五

重山何峨峨絕海何蒼蒼山風裂石大海水流天長浩然雄濶勢信矣偏霸鄉偉人
代相望道德垂文章自從國初來乃以材武強一夫仗意氣諸將皆侯王遂使李蔡
後悽然晦前光我茲一倚劍東西望重洋巖城正落日旗旆紛飛揚下有樓櫓列上
有烏鴉翔誰與慎節鉞毋使行路傷

七言律

章法寺

宋邱葵

一入紫雲深更深游僧亦喜不相侵已無塵事敗人意時有書聲雜梵音浩氣養成
天地小欲心掃盡鬼神欽人生能有幾七十自愛當如百鍊金

寓浯江識老魏秀才

衡茅蕭索泣寒蟲獨自吟詩句未工敗葉能令溝水黑亂雲不放夕陽紅半生辛苦
空儒服一歲蹉跎又朔風不意窮鄉有奇事暮年得拜鹿門翁

同劉松江存德李刑部春芳登梵天寺高頂

明劉汝楠

層臺高倚碧山岑圓竇虛明鳥道深世上驅馳資佛力區中妙覺見禪心摩巖苔蘚
荒碑刻極目雲霞變夕陰咫尺諸天人境外下看城郭晝沈沈

次和少府丁少鶴遊梵天寺

王京

滄海波清吏事閒追隨鶴馭入雲山空堂聽梵心先寂石磴穿羅手自攀古木戰
成物化夕陽飛鳥向人還諸天共倚青霄立風動仙衣月照顏

遊西山巖次石上韻

洪朝選

殿宇參差霄漢閒蒼松白石護禪關茫茫遠水征帆杳片片輕霞夕鳥還已覺浮生

如夢過幾時行腳似僧閒山廚且煖松根火暫倒壺觸一解顏

遊大輪山

輕颺晴旭弄熹微藉草傳盃淨可依登陟自誇身頗健交遊漫說世相違陵霄碧幹情彌上激石清泉勢欲飛多少少年成皓首牛山峴首淚沾衣

次劉學憲汝楠大輪山頂石韻

陳基虞

乘興招攜上絕岑巖花野鳥自春深乾坤到處如輪轉身世誰回彼岸心一點青山浮海上雙溪碧水倒松陰遊人若問圓通路曉閣鐘聲嚮未沈

大輪山

蔡復一

歡情一往已成非猶愛秋光上翠微磴折寒雲行款曲帆開遠水見依稀霜鴻惜影應遲菊露葉含情將染衣明日當歌烏鵲起暮鐘雖廢忍言歸

梵天寺

地多雲氣自爲天樹共山開失記年有客杖依珠苑鶴孤吟鐘散海門煙雨餘龕火涼宵話香定松風美午眠荔子將成嫌酒晚葛巾漉取聽飛泉

其二

靈刹因人地轉深，追涼結伴快幽尋。
茶瓜以外無兼味，山水之間有遠心。
好鳥依林風自語，輕雲閣日午猶陰。
稻香花氣緣郊路，餘興還堪託素琴。

浮海

楊期演

直掛雲帆滄海東，三山指點有無中。
黑濤直上浮荷蓋，雲浪難猜入碧空。
推捲琉璃鯨勢突，吸噓樓閣蜃情通。
細分日月爲行表，騁着文魚作馬驄。

遊龍潭

郭貞一

殷殷觸石氣如虹，灌莽驅除見化工。
四海龍蛇方鼎沸，一潭魚鼈溯雲濛。
釣臺煙雨鼉磯上，納麓風雷鳥道中。
地勢遙深天亦小，樽前抗首問詩翁。

秋日梵天丈室攬勝卽事

福州何蘭

盤盤磴道繞琳宮，一帶滄波畫裏通。
清磬曉敲榕葉月，妙香晚送竹枝風。
叢林金碧傳隋室，法戒精嚴識遠公。
最喜秋光能薦爽，相將莫放酒盃空。

其二

經旬臥疾困秋風，此日招攜選勝中。
說法如遊龍藏外，置身疑過虎溪東。
碑銘臥草迷陳迹，鈴鐸依林響梵宮。
坐久頓令心地淨，信知持偈萬緣空。

太華巖

晉江 倪鴻範

傑構華巖壓衆峯，峻嶒攢簇似芙蓉。蒼崖嶮巖泉千尺，石磴縈紆路幾重。谷口頻看青障拱，山腰時有白雲封。爲憐西嶽高堪仰，聊把蓮花擬岱宗。

福船山

山如寶筏寄人間，藤蔓重牽碧漢灣。每訝浮杯登遠岸，還疑折葦涉元關。慈航穩泊峯巒靜，陸地無波歲月閒。梵寶虛舟能度世，方知佛法妙塵寰。

葫蘆山

陳 臯

孤岡突野翠屏環，雉堞縈紆指顧閒。自有長城堪作鎮，寧無平地可爲山。萬家煙樹連青靄，兩岸風帆駛綠灣。軍壘已殊征戰日，百年烽靜此躋攀。

梵天春日

高林漏罅衆峯攢，凝翠亭通草閣寒。柳綫困煙橫略約，垣衣經雨上闌干。半簾鴨篆春風裊，一枕鶯聲午夢殘。靜掩松扉無箇事，從他癡蝶鬧花團。

秋夜宿輪山書院

高以彰

乘夜閒遊到此間，話深不覺夜將闌。案頭書帶茶煙濕，簾外花飄酒氣寒。星點宛堪

伸手摘月輪最好倚窓看悠然且得襟懷朗不怕高城曙漏殘

登大輪山龍門

方朝敬

龍門峯岬壯高臺水色山光眼底開兩島蒼茫騰海去雙溪紆折抱城來孤舟出峽
紅濤擁衆鳥投林夕照催終古浮雲多變態卻教寒屐幾徘徊

秋日同游大輪山

郭邁

騷人邀共此山游躡磴摩崖宿雨收蘚帶疏泉勻石碣雲連古樹護僧樓三年客去
留鴻跡二水煙開見鷺洲漫說雁峰攜謝句祇將遠意問高秋

宿梵天寺

寧溪黃梅

一桁袈裟劫未灰禪門煙樹畫圖開行來地僻塵無網悟到心空鏡有臺旛裏拈花
窺佛笑雲中飛錫見僧回買山未遂平生志更與東林訂後來

雙溪泛舟

郭邁

喜趁秋光緒共論孤帆遠引入花邨川環曙色波如熨權拂澄空碧有痕隔岸蘆菰
開別界滿山風雨妬殘尊狂歌嘖嘖人誰在爽氣遙情恣吐吞

梵天寺

莊光前

巍峩梵宇迴陵虛憶昔隋朝勅賜初寶地雲霞開佛國山門龍虎衛禪居法幢花雨
諸天外貌座金身六代餘勝蹟不隨塵劫化至今古刹未邱墟

三忠祠懷古

萬里勤王下粵東汴杭國步總煙烽開關泥馬蒙塵去魚水君臣入海從城郭祇今
華表鶴風雲何處鼎湖龍松楸一夜空塔雨添作當年血淚濃

大輪山

東北逶迤遠勢連倚空高聳翠微巔諸峯露冕陵雲出絕頂飛輪抱日圓千載空巖
留月色六朝遺梵鎖秋煙紫陽往跡瞻亭在曾憶山中過化年

九日同諸友人登梅山

重陽佳節此登高選勝梅峯雅興豪不有參軍來落帽豈無詞客共題糕人煙山郭
千家井海色秋風萬里濤同醉月臺臺上月盃中賢聖是吾曹

登奎星樓

童浚德

奎樓突兀構城東曲檻疎櫺面面通近得聖居鍾士氣依來巽位振文風台垣顯跨
雲衢上斗宿光臨泮水中此日門墻新黜堊時重修紫陽祠憑高一望興何窮

重建仰止亭懷古

輪山院外建新亭仰止題名自昔經徽國遺芳常在望王侯舊址好相形憑高俯瞰
峯巒小坐久時聞翰墨馨一逕浮圖幽絕外光風霽月憶先型

義娘墓

莊明呈

風塵陌路委花鈿埋玉沉珠事可憐
晉井轆轤心是水其人冰雪冽於泉
空林鳥鵲寒雲外古道麒麟夕照邊
杯酒郵亭澆墓草廟門香火起秋煙

廟爲接
官亭

聖泉

何年勺水錫嘉名牽綆徒深汲古情能識源頭泉始達從茲會悟聖之清
寒生風雨歸松壑香繞旗槍到茗鐺有本由來如是取盈科混混一渠成

秋日陵晨登觀瀾亭

葉廷梅

畫角催開魚鑰扁石橋人過水泠泠樓臺初日雲中塔城郭秋風灞上亭好向高陽
尋酒伴還從陸羽問茶經東溪碧到西溪水一幘煙光蓼滿汀

美人山

陳邁倫

靈峯秀削影離離妬殺秦娥人楚姬眉黛濃經新雨翠髻鬢高拂曉雲奇寒潮落月

魂俱斷秋水陵波步不移極浦何時回舶趨貞心卻笑望夫癡

仰止亭懷古

郭瑛

徽國當年過化新巍巍亭榭委灰塵連雲鴛瓦埋芳草繡壁苔花疊錦茵萬壑烟霞空自富滿蹊桃李不成春千秋頻向高山仰未墜斯文起後人

普陀寺

汪士傑

鐘鼓樓高寶殿雄大江南匯小林東流飛石笕山腰水聲落松濤谷口風梵磬靜時僧入定海雲寒處鷹橫空渾疑身到潮音路不盡天花法界中

秋日遊醉仙巖

陳光章

聞道秋山境隔凡閒攜樽榼到幽巖幾椽佛屋歸雲擁百尺松梢夕照銜曲徑斜通仙跡路寒潮遠送鷺門帆憑高應識蓬萊近還閱丹經手自芟

登高崎日嶼

陳思敬

拳山突兀水風灑破浪揚帆心目駭百戰曾傳抗臂螳雙墟祇有遺匡蟹雲雷開霽海氛清日月重光關險解故老凋零往事湮百年刀劍向牛買

九日同蕭衡如雲奇山登高

陳薰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三
交拍吟肩立翠微臨風搔首對斜暉江間浪破雙螺出山際秋澄一鷺飛木落空山無客到苔深古洞有雲歸重陽幾度閒相逐何處東籬見白衣

七月七日雙溪泛舟限韻

勝日晴溪好細論輪風吹櫂過前村遙天雲湧峯無數極浦潮生水一痕兩岸秋容歸畫舫幾灣夕照落清尊滄江鷁首烟波闊渴思平將八九吞

晚秋登大輪山遇雨

高有器

登臨眺望雨霏霏羅漢峯頭掩落暉曲磴人隨殘暑退空林鳥帶晚涼飛從來覽勝皆忘返不爲題詩亦懶歸迴首那知秋色暮青山處處着雲衣

輪山書院遠眺

一徑螺旋屐齒縈眼中千里騁閒情村黏屋比魚鱗葺路瘦人如蟻隊行山勢欲憑摘星斗海門擬去問蓬瀛許多佳景都收拾奇絕茲遊冠一生

鷺門紀槩

洪和長

錦繡烟花自一洲無邊風景似杭州樓臺半蘸晴江水簫鼓時聞畫鷁舟芳草遺釵春拾翠紅綃顧曲夜纏頭我來不作繁華夢爲有青山約未酬

鷺門有小杭州之目

春日遊乍畫山

林應龍

風晴日麗上嵯峨
瞥眼驚看畫意多
濃淡峯嵐新水墨
迷離石笏舊烟蘿
雲中鱗甲魚龍舞
樹裏笙簧鳥雀歌
千載名山圖一幅
輞川佳景待如何

羅漢峰

葉時茂

疑是南無降碧天
一尊參對梵王前
花臺香藹祥雲結
寶殿風迴法海填
五夜圓光留皓月
千言貝葉誦浮蓮
空中寂歷輪岡外
見像何因祝聖年

同安城

張際亮

一代旂常盛武功
桓桓施李萬人雄
羣山常自飛旌旆
戰艦何當盪水風
鄉里盛名韓岳並
死生分義耳餘同
樵樓夜靜聽寒鼓
西望重洋憶海東

宿沙溪

近海風多欲上潮
馬家巷口日蕭蕭
魚蝦入市炊烟晚
烏鵲盤空故壘遙
此地昔曾經戰伐
何年俗尚愛漁樵
村荒旋倦傷今古
榕葉閒聽墜板橋

詠輪山書院蘭花

陳光章

含英未採莫傷遲
百品花中別一姿
幽艷不貪投世眼
國香偏似畏人知
耐寒劍葉

齊松桂寄植庭階比玉芝九畹芳菲聊自賞休爭蕭史共榮時

大輪山題壁

道光邑增生著有
小梅詩存十卷

吳兆荃 小梅

征人鐵甲浣銀河議撫招安路已多盛世由來深雨露皇天如此厭兵戈攻心何處
尋諸葛捧檄偏教下趙佗戎馬至今厪聖慮江南翹首息鯨波

九日登大輪山

用杜甫藍田韻

知縣 白冠玉 海仙

曠懷不覺海天寬爭仰高山契古歡勝地能招名士履野花欲上酒人冠筵開菊徑
秋風遠鐘度松關暮靄寒呼取巖泉同煮茗官情合向個中看

次白海仙原韻

童蒙吉

仙吏風流氣量寬游對酒共追歡名山勝會親鳧鳥盛席叨陪愧鷓冠古樹不知
秋氣老野花自覺晚香寒振衣絕頂千峯少海闊天空放眼看

其二

秋高氣爽乾坤寬一歲無如九日歡海國新開平世界輪崗盛集雅衣冠花能迎客
偏同淡竹欲凌霄豈怕寒指點夕陽沈大壑歸途細向月中看

游大輪山

南安 許廷珪

稽康習慣出游稀爲愛名山上翠微城外紅光開畫稿林間嵐氣點人衣泉流石澗穿斜徑花暗禪房半掩扉取次摩挲尋古蹟夕陽帶笠一僧歸

梵天寺步白冠玉原韻

黃維岳 奎石

振衣千仞望滄溟海水連天一色青白極大觀高著眼肯因梵語遠來吟南無古佛方丈室北有前賢數尺亭仰止不禁飛逸興清吟真覺夢初醒

謁魯王墓

童蒙古

我來把酒弔斜暉春草王孫歸不歸邊海可憐依故老中原何處望旌旂十年島嶼天難問半壁東南事已非讀罷碑文重再拜湖光山色滿征衣

謁義娘墓

許廷珪

戎馬崎嶇路間關堪嗟薄命是紅顏千秋大義存智井一死芳名重太山玉骨無塵真不朽貞魂有恨豈能刪祇今寂寞荒祠外夜月依稀振佩環

偕作吟三十首

摘錄四首爲咸豐三年赴泉州辦團練而作

黃維岳

一向城頭回望之邇來常覺爨煙遲科民事本十分急籌餉無三日持官則增兵民減竈家因無米婦難炊登山何處呼庚癸負腹將軍知不知

其二

鼓鼙聲起震城隅孰是邊疆大帥乎輿疾出征韓節度毀家紓難楚於菟如何帶甲
猶安坐焉得當門爲大呼可是守軍如處女兵家原自有良圖

其三

鴻飛不復計東西幾樹刺桐聊借栖隨處安身觀自在感時撫宇向誰提身非朱亥
能屠狗力似淮陰無縛鷄惟有滿腔新熱血望空一噴化雲霓

其四

便居草莽亦王臣忍視紛紛等越秦要識侯嬴原市隱須知曹劌是鄉人奇謀本自
羞肉食壯氣何曾涉頭巾儘有千金思市駿可能物色到風塵

詠泗洲明覺院

黃垂昆

平疇一帶傍溪灣好水由來稱好山野寺僧稀雲占住寒林客至鳥偕還年豐收取
稻梁樂歲晚放歸牛馬閑此去城居能幾許寬然便似隔塵寰

出米巖

陳德輝

南來行國尙清尊鬼護神輸總異聞華蓋仍留山上石蒼林疑駐殿前軍殘碑篆蹟

埋秋草古澗泉聲咽暮雲反舍揮戈何處是劃然長嘯對斜曛

登鴻漸山

林添籌

羽儀秀出冠羣岡飛漸東方作勢翔俯覽大觀空海角攀躋曲處險羊腸夕陽幽樹
琴聲鬧秋雨平原菊蕊香遙憶紫陽曾屬望登臨仰止興尤長

登廬山朱子祠

林雲祥

徽國流芳此地傳廬山建築得高賢柴門盡掩溪巒靜石壁春深字句鮮忙裏觀鯨
騰闊海閒中聽鳥話空天情深仰止慚題詠幾點梅花別有緣

送吳春波提軍之臺

童宗瑩

聞道將軍控馬來專征節鉞往平臺樓船楊僕需飛將幕府郤詵要異材黑水有龍
扶舵去玉山無虎掛弓回李王鐵券勳誰繼望上凌煙生面開

初夏葉司馬杓南王明經福昌林孝廉材陳炯周濱河兩秀才邀同王明府金

城游大輪山

陳榮仁 鐵香

凌晨散策上高峰十載驚心感舊踪久別僧疑生客至重游山似故人逢雨餘苔繡
題詩石日暮雲封出寺鐘煙樹蒼茫幾今古不知何處戰龍松

其二

山半新安有故廬，塌來拾級叩幽居。路穿曲笕泉侵屨，雷劈懸厓石倒書。晚梵數聲驚竹颺，歸帆一綫走銅魚。江山平遠真如畫，醉問倪迂如不如。

沙溪道中謹依先大夫沙溪晚宿韻

又儼驂駢去故關，新泥滑滑馬班班。好山輸翠爭迎轎，怒石澌流屢作灣。雨甚頻驚行不得，潦餘深慮食惟艱。初程日暮荒郵宿，夢擾溪聲那得閒。

游梵天寺

倪湜少梅

芒屨乍着出郊坰，百雉孤城列畫屏。解語流鶯隨處巧，多情芳草向人青。踏開覺路雲雙屐，悟澈曇花月一瓶。愛卻塵氛侵不到，隔簾香霧讀黃庭。

重游月臺

安仁里登瀛鄉有瀛洲芝圃隸比石刻四字

王步蟾

瀛洲芝圃續游臺，尙宛然俯碧流。荒徑僅存林下石，頽垣空矗水邊樓。主人一去如黃鶴，客子重來狎白鷗。擬待滄江明月夜，刺船攜酒賞清秋。

重九登輪山兼懷前邑侯白海仙

汪西之

直上輪山最上頭，茫茫雲樹一天秋。誰將風雨題新句，難得杯盤結俊游。極浦波光

搖石塔懸崖月色冷鐘樓同來攬勝無賓主醉插茱萸樂未休

其二

共尋韻事九秋天令尹風流憶海仙奎閣持螯叨末座巖泉煮茗說當年同來楚客
飄零盡猶是微軀落拓憐讀罷峰頭舊石刻摩挲碑碣倍淒然

九日登輪山疊白海仙舊咏原韻二首

劉德淵

渺渺愁予一笑寬尊前人是平生歡不知吹落孟嘉帽何日輕彈貢禹冠老樹夕陽
秋黯淡黃花時節氣清寒年年久負登臨約才上峯頭極頂看

其二

憑高南望海雲寬故國登臨結素歡名勝昔隨携蠟屐文章今已誤儒冠泉清莫厭
在山久松老終能閱歲寒不是狂吟無寄託俊游難作等閒看

九日同雙溪諸子登輪山有懷白明府同登諸公

顏潤庭

爲借游侶上山巔共喝新詩醉菊筵白髮頻添雙鬢滿碧霄依舊亂峯懸銜盃倏爾
成今古落帽又將記歲年最是不逢彭澤宰分題誰是擘吟箋

聞鑾輿西幸將有遷都之意感而有作

周冕 爲璧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長安自古踏香埃何日看花策馬陪回訖終當歸國去漢皇已見入關來天教避狄
岐山下地下興周漆水隈寄語羣公高著步曲江料得綺筵開

癸卯元月邀同社張子庚孝廉游大輪山卽事

周冕

新年無事好懷開取次游山第一回奪路生憎馳馬去臨池漫說看花來偶因白塔
徵文獻笑擘黃柑作酒材忘卻是賓誰是主陶然童冠更相陪

哭吳瑟甫同年

周冕

消渴長卿瘦不支如君無意得來奇生惟績學情逾契死爲多愁數可疑天上豈真
甘應召人間從此失交期回思風雨聯床夜惹我潸然涕淚垂

過紅白梅花廬懷倪蒲生前輩

張菱

朱紫橋邊舊結廬儷紅妃白老梅舒騷情賦手兼華實豪竹哀絲協疾徐諧語早曾
憑說法遺文惜未勒成書流風餘韻分明在遙望溪南水一渠

九日登大輪山有感

張菱

去年世事感滄桑意外風波險莫當最好名山來舊雨况逢佳節是重陽舉杯未飲
思元亮借箸難籌愧子房聞道青氈將改業幾人癡夢續黃梁

和周蘊齊輪山卽事踵原韻

日暖風和霽景開
東皇幸遣早春回
記從幽蘓聯床話
又向林泉挈榼來
古梵疏鐘
虛佛座
山桃野菜當詩材
共君擬作平原飲
更與同儕十日陪

在田書屋

閩秀 郭宜璋

東南其畝界新阡
更築書齋號在田
繞屋稻花香習習
當門流水碧濺濺
攢雲綠樹
濃陰合排闥
青山圖畫懸
耕讀隨時饒逸趣
丹邱小隱署詩仙

左右逢原碣

二載殷勤用意深
洞觀地脈達天心
源逢麗澤分先後
山闢鴻濛變古今
儘有良田
足終畝無須望
雨待蹄涔雲根不勒燕
然字持署新題
置水潄

七言絕

小盈道上偶成

宋 朱 熹

今朝行役是登臨
極目郊原快賞心
卻笑從前嫌俗事
一春牢落閉門深

普照寺

滕 翊

海翻波浪遶危峯
無盡巖前此界空
不是灰心求佛者
片時難住寂寥中

章法院堂中清坐

邱葵

到此人空法亦空
跏趺獨坐夜方中
清還風去明還月
自己清明只在躬

龍窟古渡

洪朝選

層崖聳翠映峯巒
一水潏洄碧浪翻
年來車馬渡老榕
古石解人言

羅漢峯

莊一俊

羅漢西來又一峯
夕陽僧晚已鳴鐘
三千諸佛知何處
留與高人養臥龍

雪山頂上叩僧休歇

黃文炤

壁立層雲香徑通
捫蘿又上茂林峯
月高庭後無人到
惟有龕前大小空

冬至輪山遠眺

徐輝

六陰初伏晝舒長
閒倚橫闌俯佛場
四望瀟瀟霜意重
滿江紅葉亂斜陽

步東橋玩月

黃天榜

獨步東皋望碧波
水光低照白雲過
眼前景物錢難買
最是清風明月多

喜李潤堂襲伯平小刀會感而有作

吳兆荃

再起東山老謝安
翩翩風雅見衣冠
西平將種淮西夜
大雪弓刀入蔡寒

三秀山懷古

陳障川

白雲縹緲樹深深三秀屏張聳翠岑最愛銀城東北處攀躋原自有同心

社鼓

風調雨順祝年豐老少同歡一鼓中扶得家家人盡醉更登社後影西東

挽業師葉同山夫子

童宗瑩

閩邑人材慶得師三年講席擁臯比何期更作修文去灑淚重看永訣詩

其二

善誘諄諄本性成春風莫雪一經橫河汾派下傳誰是辜負師恩愧此生

潯江夜泛

童蒙升

齊煙九點夕全收黃橘洲連綠橘洲無限詩心無着處一帆飛過大江秋

游月臺

王步蟾

烏衣羣從過江來暇日登臨上月臺大海茫茫天漠漠五雲何處望蓬萊

七夕口占二首

吳錫圭

繡幃駢車渡鵲橋年年好會憶今宵相逢應道相思苦一樣癡情百樣嬌帶結同心

話夙緣前番一別又經年何心乞與人間巧怪底家家列綺筵

懷社伯陳岵庭騰鯤

張菱

却憶當年化雨覃經師人範兩無慚流風餘韻分明在千頃溪山萬頃嵐

七言古

殉節篇為烈婦洪和作

盧若騰

妾為君家數月婦君輕別妾出門走從軍遠涉大海東向妾叮嚀代將母妾事姑嬖
如事君操作承歡毫不苟驚聞海東水土惡征人疾疫十而九猶望遙傳事未真豈
意君訃播人口滔滔白浪拍天浮誰為負骨歸邱首君骨不歸君衣存攬衣招魂君
知否妾唯一死堪報君那能隨姑長織留死怨君骨不同埋死願君衣共相守骨可
灰兮怨不灰衣可朽兮願不朽妾怨妾願只如此節烈聲名妾何有

輓高浦范介卿

天台齊召南

壁墜姚碑明社裂赤眉直入黃金闕百尺天閭不可關安知倉庾緘雙楔壯哉溫陵
農部郎寸心鍵閉墜于鐵君殉宗社臣殉君一死相從固騷屑早教鎖鑰付斯人北
門未便輸狂孽空令嚼碎睢陽齒石堦碧灑蓑宏血况有佳兒殉乃翁一門卞氏同

忠節祇爲官卑時罕說竹簡還憐姓字滅至今鄉里數先賢此事褒揚待來哲不見
昆明侍御公百年猶見幽光揭

過都門同安瑩弔范介卿先生

林應宸

明之縉紳壞明宇闖賊乘之拾如俯蹂躪衝突若雲屯坐索庫帑及大府先生所司
惟管鑰但知死守性命輕於羽天下大鑰已授之豈徒拘拘鑰不與忠孝生來一脈
承子能事父父死主化風夜吼集靈旗凜然生氣還高浦

同安道中遇雨

陽湖探花趙翼 甌北

尋山阮孚自蠟屐因人作游本非策我行夜過漳南道邪許人多虎無迹一燈遠店
紅有光千樹深林黑無隙曉色夜色兩相迸此段清暉最可惜不知是煙還是海但
覺茫茫一片白少焉日氣蒸霧來熱逼鬚眉不可隔方延朝爽輿牽帷已炙午敲衣
透綌風聲雨聲山欲坼水帶泥流滿溝赤直疑中有蛟龍鬪湧出空山血盈尺是時
老夫心膽裂本欲快游翻受嚇惹他旁觀笑何苦垂老翻爲瘴鄉客

宋少帝硯歌

按省志大鑿輿志云宋少帝嘗過此棄其累物以浮舟後漁人於此得古硯

童宗瑩

此硯胡爲沈海底相傳餘杭宋帝子當年國步已莫支車駕蒙塵勢披靡舍車帆海

欲南奔忽遭風浪舟難駛榜人頓足舵師呼進既不能退曷艤少帝傍徨出此硯拋
硯祝風風爲止自從去後三百年至寶沈淪滄波裏誰知呵護有神靈漁舟往往見
光起識處僉謀網羅之一朝撈得漁者喜携向五都誇示人百金之價豈易市鍾斗
先生有辯才獲此珍同瓊瑤比重示拂拭鐫以銘俊句宏詞何旖旎輾轉又經二百
年荒煙蔓草知何似友人憐我結古歡歡然啟篋出相示抱入茅齋喜欲狂摩挲十
遍日未已斑斕古色照人目曉夜文光變青紫噫吁嘻宋家疆土千萬里幡然棄去
如脫屣回天無力復中原一硯區區何足齒當時一硯雖云微留貽至今連城擬藉
茲古物親古人古人手澤盈窗几此事盛衰安可論研露時鈔金元史

游輪山偶過同歸所感賦

古風

童宗瑩

順治四年戊子四月鄭成功遣將據同安城八月二十六日清李率泰率大
兵至屠焉時有僧無疑負屍葬輪山塚勒其碑曰同歸所

有一比丘曰無疑三秀中峯采紫芝亂世全身半饑飽鋤雲耨月勿言疲不逞機鋒
不學詩每於樸處見威儀戊子之年陷城池填街塞巷有橫屍四民紛紛悉流離斷
骼模糊血參差腥穢逆人忽昏癡蟲穿蠅集收者誰比丘爲此淚雙垂有罪無罪總

堪悲以無畏力願掩之解衣投杖荷囊裡或負或曳或均
門法付茶毗封以一坏土纍纍城中白骨忽清夷宵深
追同歸一所今如斯萬鬼無聲享吉餽嗚呼功德歸吾
論陳筠竹書法

先生詩名今炯炯先生書功亦絕頂先生書法用有殊
醉學詩跋則工整詩離奇不然豪興不磅礴不然醉墨
書三時跋三時

街灾嘆

癸酉端月初二晚豐澤門外邵家失火適旋風
可撲舖民楊舉家父子七人遭厄邵家一妻一
此痛之

禍福倚伏不可測祝融爲災起頃刻癸酉元旦之明辰
街縱橫四面八方齊艷艷天風夢輪張其威烈焰冲霄
塵東西四傾側初更延燒過二更紅光灼然燄不熄援

同安縣志 卷之二十三
隣逼冒煙突火呼壬公撲滅未能紛匍匐就中楊氏最可憐祖孫父子盡作踣邵家
少婦偕嬰孩肌成灰燼骨成墨吁嗟乎天灾流行代亦有未嘗傷人至此極皇天本
好生胡爲今不德毋乃宰官身未能順帝則驕淫將惡終民膏肆掎克帝怒降之灾
天天椽兆億抑或敝化流奢麗我民自取天誅殛老夫發浩歌覩此心悽惻側身修
行欽前賢誰爲父母斯民職正己率物移頽風上回天心中報國

登大輪山最高頂望南北二太武

林騰驤

北太武浯江村南太武鷺江濱彼一太武此太武兩扇海門南北分吾同海濱鄒魯
風胡爲太武不太文吁嗟人傑由地靈兜鍪雄偉似將軍吁嗟地靈則人傑干城腹
心代相聞非無玉堂金馬客亦有節度銘殊勳究竟鍾英多異種柳營虎帳易超羣
大抵川嶽司其柄英豪人事只三分君不見天馬行空居午位追風逐雷籥層雲馬
前伐鼓奏凱歌嘉名肇錫非漫云

三忠宮懷古

王步蟾

同安城北同禾里有祠屹然道旁峙大書綽楔名三忠過客瓣香弔遺址昔年白雁
蔽江來蒙塵南幸宋天子閒關閩粵從者誰惟文陸張共始終賸水殘山餘燼收願

爲有夏遺臣靡天心偏不佑趙家崖山下君臣死將軍巨艦蛟龍翻丞相從容起
柴市國祚雖遷臣節完耿耿丹心照青史精誠可質古聖賢成敗利鈍何足齒六百
年來幾滄桑聞風猶使人興起

龍取水詔異

光緒十二年五月同安官渡吳壽開船回同忽見龍取水全船俱溺

陳燦仁

鷺江二月清明節日白天清波鏡澈黑雲一片忽低垂中有乘龍口似血鼓鱗棹尾
下取水鱗飽龍酣水驟竭平波下陷深無際一派旋渦滾飛雪銅魚館前客爭渡箬
帆三丈風潮怒順流擊楫過渦邊水勢吸入渦潮去長嘯號呼聲震耳地覆天翻勢
莫止桅竿倒插海中沙不見船舷見船底巔上千人手足忙振溺無方空坐視水聲
汨汨入艙裏百十餘人齊淪死夜半潮平船忽浮殘屍曳出猴巔頭挂風整舵天剛
曙依舊風波險處去

陳公祠孤桐歌

陳鴻文

木葉蕭蕭朔風急城隅一祠屏山揖憑吊欲將故事詢孤桐無語擎天立天生陳公
古偉人冬心孤抱江南春廈島偏裨感公德就中剛勇尤相親手植嘉樹在於今遺
蔭大城北潛夫僑讀書循陔據案哦松檜我來訪友兼訪桐對桐懷古欽英風時屆

高秋正搖落霜花雪影何森濃枝條離披根本盛知音落落迭詎病歲寒不愧後凋
材葉落猶存始華性又聞祠邊池直夫玉獅齋畔桐一株里人云亦剛勇植雨風時
復相吹噓當年蘭樹森成列影寂聲沈光磨滅文章氣節俱衰歇四十年來少人說
故人猛呂風誼敦夕陽樹下殷討論共把吟條寫忠烈好將詩草當蘋蘩他家風流
不堪道昔爲喬木今衰草我乃二公之族姓摩挲手澤筋懷抱向公祝請公聽將軍
大樹未凋零願公結草彰英靈滄海橫流方用兵

疏

考課縣令疏

蘇頌

臣竊以國家恃以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
此爲首務鄉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
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
格不過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效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彌具而治效彌遠是豈
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耶且古之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之
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衆而田土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

於力苟致贍足則懼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無罰也父兄聚居丁產稍多則懼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訟獄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敦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勅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拋末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稍簡而盜賊衰息者爲優等其能勾校簿書均稽稅賦發姦捕盜興利除害者爲次等二者咸無爲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勵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爲科條有能盡力田畝開墾陂澤久遠爲利於衆者或群居孝友宗族敦睦爲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復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卽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矣

遵明詔薦舉人材疏

林希元

承准南京吏部照會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爲開讀事合無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查照原行薦舉事嚴督司府州縣官用力查訪所在地方但有

懷才抱德經明行修不干名利素重鄉評之人卽時薦舉覈實布政使司并直隸府州縣給文起送赴部仍行兩京五品以上文職并科道官照依先任行人薛侃奏准事例但有同鄉文學材行堪以任用之人各徑自具實奏薦行勘取用等因題用聖旨是這舉用人材依擬行撫按官嚴督有司責限從公舉薦不許怠緩兩京三品以上官都着一體訪舉欽此欽遵照會到寺臣謹按臣福建泉州府晉江縣王宣剛穎之姿超邁之志學多自得行不苟同才堪用世而恥爲塵容孝篤養親而甘於恬退初中弘治十七年鄉試母疾侍養積十餘年一赴春闈遂息宦駕甘貧守道讀書授徒後學仰其楷模鄉里高其行義臣同安縣顏弘天資樸茂力行可畏敦親睦族古道成名守禮甘貧一毫不苟少習舉業曾試秋闈筆耕爲養遂輟仕進早育諸姪財畜無私喜恤人窮囊入遂罄孝友型家廉介絕俗鄉里皆歸其仁縣官不得而禮是二人者皆臣同鄉文學材行堪爲世用臣所素知者也如蒙乞敕該部行本處官司查勘如果臣言不謬卽行取用臣按選舉三代遺法也法欠而弊故變而爲科舉科舉之行於今又千年矣豈能無弊陛下患科舉之偏重複開薦舉之三途此補偏救弊通變神化之道古先聖王之盛舉也然詔書久下部檄屢行至今尙未見薦舉一

人者亦以科舉之法行之已久天下人材皆歸學校高尙巖棲之士寥寥寡聞間有一二官司又懼利害不敢論薦耳然臣思科舉之弊在於考文不考行士自科舉進者皆修文不修身故居官無善政生民無善俗明詔謂人尙浮詞不修實行欲求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者卒未易得誠哉皇言也薦舉之法行人皆修德勵行以待有司之求一時或未得人可薦久之人材將由是出間雖不無飾僞之弊較之專尙文詞不修實行者亦少矣是故選舉之法誠不可已也伏望皇上益堅初志務重此途俾與科舉並行如蒙所薦特勅該部舉用爲天下先仍督中外舉行如昨將見忠義向風浮薄改行庶官各得其人以爲惠民致治之本可以副明詔之所求矣

嚴考察疏

劉存德

臣等照嘉靖二十四年例該京官考察權衡藻鑑持於部院綜覈品則酌於成規賴聖明在上睿思獨斷大小臣工罔不祇承以圖補報固不特迂愚之論以裨大公之理獨念文明成化已非一日顧士多負俗鮮見真材者甄別之或爽其實雖有黜陟而不足以勸也夫中人爲善獎之則進挫之則沮不見名不勸不見恥不勵今使爲舜之徒與蹠同議怙終之惡與過同恕欲人知善之當勉知不善之必不可爲也蓋

亦難矣臣等近查嘉靖十八年至十二年考察事例除年老有疾罷軟等科昭著耳目少有遺失其閒以貪而去者僅十二年有兵馬大使等官至司務而止耳夫廣受賄賂尅歛羨餘倚公營私因權獵利此貪之大者也而豈兵馬等官所有事哉舍此不問而察察於其細是言貪之失實也又有以才力不及而調者蓋以其遲鈍近質周章寡籌所短者謀斷而實無卑污之行故調爲州縣府佐使親民事則雖不能大有所建立而和平之惠於民亦有利焉近或罪惡顯著託遷謫以逃公論或仇隙交構摘小過以濟私排同爲不及之流實有涇渭之別見排者沮於善而獲逃者肆其奸矣又有以浮澡淺露而調者蓋以其材華淺薄矜肆未忘所少者涵養而實有化裁之資故一槩調外使居下僚正欲其深自檢省而懲創之餘尙能得其材而用之耳近或少年浮靡雖貪暴而並在寬宥銳志激揚雖豪邁而務加摧折同置浮躁之科實有薰蕕之異見摧者喪其志而護宥者滋其惡矣又有以素行不謹而去者實非聖朝得已之法蓋因其人之可絕而絕之耳近或搜剔曖昧摭拾流謗以害孤介無助之人又有納交貴勢結歡親識以成根據難動之惡是非倒置莫此爲甚夫公論之在人心未嘗一日不明由是數者豈秉鈞諸臣有所不辨蓋輕於視天下之材

緩於謀國家之事則於賢不肖之去就如秦越肥瘠無與於我兼之朋昵之俗成於下而怨德之念橫於中則於賢不肖之用舍如飢渴飲食取適於懷大公之法廢而行私之計得矣臣等猥小待罪言職切見方今水旱四方迭奏所急者莫甚於財用若使貪墨之徒復得容身於外則財必傷而民必困我皇上勤民日以視國如家之臣爲念使當事任怨介直招尤者復不得盡節於內則有志之士孰不解體此臣等所以目擊心摧而不能自己也伏望皇上垂察愚衷亟除往弊勅下吏部都察院遵照考察舊規從實舉行特嚴賊吏之黜勿使遺於權奸詳慎不謹之科無濫加於疎遠斷自才能不足以集事者爲不及氣質不可以近人者爲浮躁過惡有指者爲不謹以次調黜閒有行已偶失而蹤跡未明理法稍乖而原情可恕歷履未練而進修有待處事多過而志節足稱者乞特加策勵並從畱用勿以混於不及諸列以廣作養以明德意使他日得一人而用之皆今日一勸之力也且天地之生材甚難國家之養材甚費自賓興之日至於筮仕數更賢明尺度重典登庸一有所短遂爲媒孽挫抑終身少得振拔以效力於明時深可惜也設有不顧公論不辨名實與一切徇情縱容曲爲擁護任意猜忌巧肆擠排者聽兩京科道等官從公舉劾臣等決不敢

阿附畏避以上負君父下負職任則庶乎黜陟之典以正而善惡有所勸懲矣

糾劉應賓疏

郭貞一

臣嘗讀詩至大風有隧貧人敗類之章未嘗不掩卷三歎以爲世溷濁而不清吏卑汚而不古者職此之繇也夫治水者不治之於其源則末流益湮今以天下人材之藪盡歸銓選之門而寵賂日章廉隅潰決尤而效之亂是用長矣臣所見聞最確無如原任文選司郎中劉應賓大可畏焉夫應賓在文選郎少常自爲甫入少常卽正卿自爲而未果也一月之間歷轉清要數日之內遽推納言今且大銀臺自爲矣意亦海內別無賢者否則朝廷銓序之權惟在應賓手耳非然何官之驟耶使應賓品足以表俗才足以救時則古亦有一歲九遷者而應賓又非其匹也嘗考應賓掌選時黷貨無厭降南禮曹尋營躡南考功又復謀南璽秩爲御史劉熙祚所劾曾奉嚴旨罷斥然而鑽刺之術到老彌工好利之迷人言不恤自其再燃灰燼重握銓衡黃金白鏹不脛而輸高第連楹如翼斯舞有言陳師泰送銀八千而得蘇州者有言丁煜送銀六千而得温州者有言董振秀送銀二千而得温州府同者有言夏萬亨送銀三千而加陞藩臬者有言其縱子及塔招權納賄者有言其遇大選急選每日於

楊中書家對兌銀兩者利之所在恩例副榜揀擇地方尙可言也考定危疆依舊送監不可言也利之所在前人之推補未幾扣除出缺尙可言也經手之題註已明兜憑勒索不可言也利之所在任子之聲價未必皆芳而多獲名郡不可言也亂離之履歷豈必皆真而槩合選例胡可言乎利之所在官繼蘭以郡守計處而超擢憲副不可言也王夢錫以貪酷拿問而居然憲長胡可言乎更僕而書莫窮其穢傳之通國咸訾其人嗟嗟設官分職所以牧民今其存者不過江南數郡甌越諸省數百縣而已餘皆爲戎馬爭戰之地年有選時有選月有選今皆以官爵行賂其何瘳之有非錢旣不可得官非取之百姓又不可得錢螻蛄聲聞夜行有虎哀此黔黎祥羊羶首何物可供子大夫之求者臣恐亂至之無日也而應賓乃八座雙藤欣意快志朝過太常幕列通政哉以貨賂言之竊賄爲盜以名器言之盜器爲奸奸盜之名爲大凶德固當籍貲橐以佐軍需投饜餐以禦魍魅又烏可司帝命之郵而接夔龍之武乎伏乞皇上軫念民生芟除官蠹將應賓論賊正罪以爲墨吏之戒天下幸甚

乞引用正人疏

郭貞一

臣惟今天下所求於皇上者甚奢也而其最急者惟是興師討伐皇上業下詔親征

大義所關此卽有辭以告天下矣臣今日者亦請以師言之易於師之上六日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諸葛亮之出師也亦曰親君子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遠君子親小人此後漢之所以衰亡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際似不甚切而必爲之叮嚀而垂訓者則師之所係猶甚重也太祖高皇帝開天定鼎豪傑景從當軍師旁午羽檄飛馳禮陶安於太平聘秦從龍於鎮江徵劉基宋濂章溢葉琛於東浙故能使非常之士延頸而思猷畝之倫聞風而附也陛下艱難草昧奮繩祖武徵書蒲馭相望於途如鄭三俊曾櫻諸老成人各仗廉節禮誼之風海內並仰陛下親裁手詔遣官敦迎一時人心歡呼踴躍而緇衣所動干旄所及又有如夏允彝陳子龍二臣或體用兼全而堪王佐之選或文武齊備而稱戡亂之英假令木拔道通此二臣者一應皇上之求有以知中興之不遠也夫人主用人則必用其名譽有益於實者人臣言人亦必言其行事有見於前者故舉而不當謂之比匪知而不舉謂之蔽賢二者皆有害於國大損於臣而以臣所真知灼見則又得數人焉原任吏部尙書徐石麟清標介性統鈞不阿大忤僉壬飄然去國人望所歸無出其右原任詹事徐汧原任春坊沈延嘉文章經濟冠絕一時帷幄論思夙抱公輔吳越之間稱爲鳳麟原任工部郎

中葉廷秀剛腸勁氣百折不回好德訟冤之舉不識其人而爲之近擢銓司先幾之明堅臥不起原任科臣熊開元袁彭年一當周廷儒氣燄薰天之日能批徑尺之鱗而身幾斃於杖圍一當馬士英權奸炙手之時願請上方之劍而旋放逐乎江濱語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矣凡此數臣其忠君愛國之念既足表信著龜而難進易退之風復可儀型僚友今以海內具瞻之人而興朝纒帛所未加臣竊恥之下至新進之臣有清畏人知慈可衆喻如原任嘉興縣知縣林之蕃者革弊懲奸禁惡有方推恩不費種種善政難以枚舉無非爲天子惠養元元者鹽臣李挺貪聲素著捏以口舌獲戾游詞不根舉縣冤痛聞報離任縉紳士民罷市閉關叩閭請留而奸黨疾之遂從降調夫之蕃所能者無得罪於百姓所不能者彌縫於上官此賢令也使天下之令皆若之蕃實心清節則海宇寧不昇平寇盜寧不銷弭耶所宜時加超擢以風有位也陛下勵精御極無日不以復仇雪恥爲心凡弓車之往側席之誠天下臣民猶將見此志也臣故敢舉其所知以抒薦賢爲國之義伏祈將徐石麟等立賜擢用則賢才輻輳氣象清明矣

條陳屯田保甲疏

郭貞一

臣聞海孤踪備員奔走蒙皇上破格減俸與臣考選赴選之日部擬兵曹又蒙皇上親自遴擢拔置西臺臣何人斯荷主厚恩一至於此然臣滋懼矣居其位而有所不知知之而有所不言則御史責也况今天下何時乎朝廷日苦餉之不足百姓日苦兵之有餘重鎮在淮豫荆襄隱憂在閩粵江浙所謂重鎮在淮豫荆襄者蓋淮豫既當入犯之衝而荆襄又上流必爭之地淮豫不守荆襄不復郊圻封域未可恃也乃兵興餉絀孰不知屯田之宜行然臣觀古來屯田皆自將帥實力修舉故易以成功如漢趙充國唐畢誠宋吳玠等或因所獲以餉兵或歲省度支數百萬國初諸將亦於龍江等處屯田後設各衛所大約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三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度諸鎮臣忠義之心非後於充國吳玠也喪亂以來其自光固汝歸之地以及蘄黃湖湘變稷鋤爲戎馬化土田爲滄桑者何限誠以七分之兵防據要害協勦討賊以三分之兵就近汎地修廢墜闢草棘廣治耕牧亦何至吸髓腴膏斂民怨咨哉所謂隱憂在閩粵江浙者民窮走險屢屢見告剽賊聚散莫悉其踪秦楚前車可爲炯鑑孰不知保甲之宜行夫保甲所以除暴禁奸惟司民社者平常每視爲迂緩不切迨法令滋紛盜賊羣起而大事去矣嗟無及矣今欲嚴其法於京師并宜廣其

責於郡縣誠使守令下車竭數月之勤捐迎送之節先自邑都次及郊畿次及窮鄉僻壤皆身履其地周知其數凡雜居僑寓倣土斷之條十家爲甲有甲長十甲爲保有保正籍書而存之其婚冠生養流亡疾歿朔望登報稽註對除則雖不出門庭而精神已遍於百里矣擇其家可任者練成義勇一軍以戶口多寡爲準如有不虞之警則調發之亦何事援將統兵內地騷擾哉抑臣更有請者夫祖宗幅員之廣直接邊陲曾不數年東西失地何止萬里雍涼代絳阻華嶽而不通齊魯幽燕斷黃河而未挽皇上應運而興上符列祖然艱難憂患昔日光景深宮燕閒豈不依然在念夫困然後知憤憤然後知學顧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過摘詞章習訓詁而已帝王之學將以鏡往古之是非驗今時之得失也臣惓惓愚忠尤願皇上經筵之餘與諸臣講論治道求四方水旱灾侵盜賊之狀極圖所以補救者則君德益修而施之事物者無不當天下喁喁向風恢復之勢可成興隆之治可翹足而俟矣

論

省曹寺監法令繁密論

蘇頌

臣聞在昔帝王之發號出令也必因時而施宜視俗而興化時朴野則濟之以文俗

雕僞則示之以質隨變所適使民宜之故能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質文損益百世可知也國家刻五季之弊續有唐之緒累聖創制或革或因其道燦然於是大備仁宗皇帝以承平日久事多因循曠然有改作之志故開廣言路整輯治綱至於先皇帝遂大有爲臺閣之務無所不舉然而事日浸廣法令益繁陛下臨御之初深知其故推原先志稍加裁損數年之間講明備至而法令之繁尙未盡革何以言之先皇帝改定官制本欲憲章百王歸於簡要而奉行之際羣臣不能究宣上旨各務便文事有未詳更復立法積久不已遂致滋章故今日之弊良由關防傷於太密而畫一傷於太煩蓋省臺寺監萬務所萃置長立貳承之以僚屬所以裁處事務助成至治也苟不任職每事立條事務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盡天下之務雖使臯陶執法蕭何造律勢不能遍况百司所職條目不同而一同之間又有細務或通於此而礙於彼故有求之人不能卒曉遂至紛爭或經臺省投牒披訴文移往復虛煩取會其可行者百無一二徒長奔競無益風教夫關防密則有司執文重疊問難小或違戾遂格而不行使有求者抑塞而不舒妄訴者牽制而不斷近者陛下特軫宸衷將革其弊故丁酉詔書分命近臣細抽文案看詳點檢內有拘文害事不近人情者許并元

條刪改詔意如此可謂察見事情大慰羣望然而行移彌月取索甚多比至定達上省竟以有礙他條不能盡如詔書之意誠由關防太密之所致耳拘礙如此亦可以爲之弊矣誠能少損其文致而濟之以忠厚則三代循環之政亦不過此臣愚欲望聖慈特詔近臣遍行取索應省曹寺監用見條制格式仍召集諸司官吏使之反復詰問看詳定達可刪者刪之可改者改之擇其要切者著爲新令務從簡易便于施用其餘令式所不能者小事則從省曹長官專決大事則稟于朝廷簿書期會悉付衆寮催督結絕若官司措置失當及徇私廢公致有赴訴並委臺察糾案如得實狀其當職官吏次第書罰有涉欺妄亦行懲責如此則臺閣規模有宏遠之致朝廷法度循簡易之規矣

同安濬溪論

清徐芬

同邑北連峻山南接大海環城東西二水奔流而匯於朱紫門外其潏澗洄漩而入於海者不過十里耳溪多細沙流而填塞水愈淺而海潮不通一逢霖雨則淹爲澤國西南居民屢苦昏墊而平時又艇舶靠淺不能入經商挑運貿易維艱濬溪之舉不容緩矣但濬溪之法論者紛紛或以小船拖沙或以水車滾泥或從溪心濬深溝

通水或惑於填補形勢風水之說此皆工力浩繁無當於濬溪導川之法者夫水動物也沙亦動物也沙從山出流溢不窮隨開隨塞隨填隨滿非如塗泥之堅實不塌也豈能濬之使深而保永固無傾壞乎且濬溪爲長久計非爲一時計爲利民而非所以勞民必使用力少而成功多美利溥而趨事勤基鞏固而景增新斯可耳蓋溪流之湮泊岸之濬土有沙則下必有泥宜酌其廣狹以松木作杙檻以竹片爲籬條填築兩旁障禦流沙使不塌陷松木入水千年不朽者也籬條高可六七尺圍可五六尺實以土石沙泥亦久能堅固者也然後將水中之沙搬運籬條所築之內岸分兩旁沙實其間不致淤流而中間之港可清而深矣大約東堤長可四百餘丈西堤宜倍其數而餘之堤雖延亘而沙可隨地取一挑之沙所挖起之處方一尺而所填補之處亦得方一尺挑運至近用錢一貫而千挑可舉民勤而不至無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者此也且如窰頭甕窰等處防海之澳居民每填築作陶瓦之場樟梓林槠寮尾等處有易牛之墟市至如沈湖一帶沙所堆掩者原皆耕種黍稷地瓜之瘠薄園地又如雙溪口商人亦編籬作園聚積米貨磚瓦以爲貿易之區誠使募得隨地之民有好義者出自填補地場或作工商買賣之墟市不墮不征而民有得地

之利則官之築半而民之築亦半供公之工力得以餬口而供私之經營用以謀生人焉有不樂於赴公者哉所謂美利溥而趨事勤者此也且既築矣松檻籬條之地便可雜植楊柳芙蓉桃李蘆竹管蒯之類此草木之性皆臨水而易於發生者也他日根所盤結岸亦孔固而水由兩崖之間自不至潰冒衝突窪凹之虞春夏之交渾如武陵佳勝矣所謂基鞏固而景增新者此也昔秦鄭國氏鑿涇水自山中西抵夷口爲渠以溉禾田漢蜀守李冰鑿離堆山辟暴水之害穿二江以灌成都渠可舟行亦用灌溉民享其利明帝時王景治汴渠鑿山開澗疏決壅塞水之流通順其勢之所可爲策其力之所易舉而大利胥興大害胥除地享其殷饒民賴其衣食賢長吏之父母蒼黎而不惜其勤瘁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也又豈必劈華山與首陽而兩之而後河流可通也哉抑又有說焉水以別民性故山高而水深其地多秀杰之士管子曰齊之水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而好事同號銀邑人民富庶文物萃興而今之所以異乎昔者毋亦有故歟易曰山澤通氣夫山川者氣之通也今有茲濬導之舉行見銅魚可會朱紫門高溪流潮汐之往來浪漿風帆之上下頌花縣之勝而成

海濱鄒魯之風者不胥藉乎此哉

同邑海防論

清莊光前

同爲海濱之區其形勢居要衝者有三由內港石滸而南爲嘉禾嶼今所謂廈門是也稍東爲浯洲嶼今所謂金門是也其間列島碁布星羅在廈屬者則有寶珠嶼鼓浪嶼離浦嶼薛浦嶼在金屬者則有大登嶼與小登嶼夾嶼白嶼皆前後倚伏左右犄角易爲匿匪藏奸之所俱宜設備他若高浦馬鑾高崎滸尾五通灣頭劉五店等處亦渡口譏察之要道也沿流而東則大小擔二嶼大擔而外則爲浯嶼據海疆扼要北連二浙南接百粵東望澎湖臺灣外通九夷八蠻風潮之所出入商舶之所往來非重兵以鎮之不可大抵金廈兩島爲同邑之襟喉而大小擔浯嶼又兩島之襟喉也自國初海氛以後漸次除治烽煙水靖昇平迄今幾於百年又蒙國家保護之恩固已人服其德而畏其威永無萑苻竊發矣然而汪洋之中往往嘯聚三五爲商舶患者豈防禦之未盡善哉蓋防之道自古難也夫海浮天浴日浩乎不知其幾萬里奸惡爲祟來若鷺集去若風馳則偵深難也又鼓柁海中水郵慣習烏合而聚免脫而散人莫尋其踪則撲滅難也且奸惡之徒無室家累憑島嶼以爲穴窟乘風

波以恣出沒則窮治匪黨難也因其難而防之果何道之從歟計以爲防哨得人保
守得地先固其襟喉然後可安其心腹兩島非無哨船往來巡察也然盜衆不自顧
其死而船兵各自愛其生名曰巡察實則以不遇賊艘爲幸猝而遇之有揚帆而避
已耳是以哨船奉行故事只依近港而止而海上商旅棄而不顧斯可謂防哨之得
人歟廈門各處汎防不一城寨繕修有加無已無庸借箸已而金門舊城在原金門
所高聳臨江目極東南爲備海要地平臺而後以城稍圯移駐總鎮署於後浦夫兵
以衛民居金門則一望瞭然賊艘不敢逼境今叢雜甲中未有巡哨不及之患斯可
謂保守之得地歟又如浯嶼孤懸海中抗拒海邊南境實爲捍蔽金門之衝先是設
兵以守明成化閒移置廈門沿失至今議者因有舍門庭守幃幕之喻夫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兵不居要猶之無兵若襟喉不固而心腹能安又未見其有濟也惟是度
其地利酌其可否宜移者移宜築者築宜修者修先據襟喉之要然後各島設防畫
地分守彼此會哨絡繹使廈之兵可會於金金之兵可會於大小擔浯嶼各戍既使
賊無出入之路而且嚴其勾引斷其嚮導勤者有爵賞怠者有誅罰將帥嚴于下令
士卒樂于爭先則金湯永賴矣

序

官書序

宋 熹

同安縣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官吏傳以相承不復訾省至某始發視則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獨視其終篇皆有識焉者曰宣德郎守秘書丞知縣林姓而名亡矣按縣治壁記及故廟學記林君名瀆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爲是縣明年熙寧初元始新廟學聚圖書是歲戊申距今紹興二十五年乙亥纔八十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懈弛更水火盜賊之餘其散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而使之與塵埃蟲鼠共敝於故箱敗篋之間以至于泯泯無餘而後已其亦不仁也哉因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凡得六種一百九十壹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藏去者復二種三十六卷更爲裝裹爲卷五十有三著籍記而善藏之如故加嚴焉且具刻其卷目次第闕其所亡者揭之使此縣之人於林君之德尙有攷也而某所聚書因亦附見其後云

同安官書後序

朱 熹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爲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

願得帥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爲不可卽曰減省少府用度金錢屬工官樞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旣受賜則相與羣議所以斂藏守視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復於公皆報施如意熹竊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公所出教而并敘其指意如此揭之以示縣之父兄子弟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永永不怠此某之職事也夏四月丁丑具位謹記

裨正書序

宋 朱 熹

裨正書三卷唐陳昌晦撰凡四十九篇其所校定繕寫初某被府檄訪境內先賢碑碣事傳悉上之府最後得此書及墓表於其家表文猥近不足觀然述其世次爲詳書雜晚唐偶儷之體而時出奇澀殆難以句讀也相傳浸久又多僞謬無善本可以參校特以意私定其一二而其不可知者蓋闕焉觀其潔身於江海上不汚世之垢紛次輯舊聞以爲此書雖非有險奇放絕之行瓌怪偉麗之文然其微辭感厲時有發明理義之致而切於名教者亦可謂守正循理不惑之士矣操行之難而姓名曾不少概見於世亦足悲夫詩之序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若昌晦者可謂近之

某因校其書而爲序其意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云

周禮全書序

宋 邱葵

周禮一書周公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書也後世之君臣每病於難行也何居業水心謂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此後君臣病於難行然則其終不可行乎善乎真西山之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周公之心何心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以是爲書故能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也歌也綽也安石也無周公之心而欲行之適所以壞之也有能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以性命道德起天下之公也則是書無不可行矣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賢微旨終莫之睹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新安之朱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朱氏之學心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而是書實賴以明矣今國朝新制以六經取士乃置周官於不用使天下之士習周禮者皆棄而習他經毋乃以冬官之缺爲不全書耶夫冬官未嘗缺也雜出於五官之中漢儒考古不深遂以考工記補之至我宋淳熙間臨川俞庭檜始著復古篇新安朱氏一見以

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斂衽退三舍也嘉熙間東嘉王次默又作周官補遺由是周禮之六官始得爲全書矣葵承二先生討論之後加以參訂的知冬官錯見於五官中實未嘗亡而太平六典渾然無失欲刊之梓木以廣其傳是亦吾夫子存羊愛禮之意萬一有觀民風者轉而上達使此經得入取士之科而周公之心得暴白於天下後世則是區區之願也同志之士則亦思所以贊襄之哉泰定甲子歲冬十一月朔後學清源鈞磯邱葵吉甫書時年八十有一

紫陽大同集序

明 林希元

大同集者集朱子簿同時之文也舊版歲久壞爛加以字多訛誤余謂此先賢遺墨不可使片言隻字泯沒嘗攷晦翁全集朱子簿同時與門人許順之輩答問甚多舊集所收僅十之五六余謂此先賢至教不可使一言一句不傳乃取全集參校壞爛者新之訛誤者正之遺缺者補之其去同之後與諸人翰墨往來者亦集焉從其類也其有異時論學論政及於同安者亦附焉明所自也舊八卷今增至十三卷由是見考亭之學與吾鄉先哲之學焉按朱子年譜於紹興十八年戊辰登進士第二十二年授同安簿二十三年蒞任是時年方二十有四尙在志學之日然其所爲文字

已如老成人其教人無非格言至論其與諸生辨疑解惑皆有以發前聖之微旨足爲後學之印正雖其晚年所就曾不能大有加於舊庸是見考亭之學其得於天者負異諸人謂非生而知之不可也許順之王近思柯國材三先生皆吾鄉之先哲受學考亭朱子稱順之天資恬淡無物欲之累然平生學力則無所考近思國材則并其天資而遺之今觀三先生之疑之間不待登拜三公聽其警歎其天資其學力其造詣已可想像於疑問之間小子後生得以考德而論業孰謂此集無補於先哲與我後人哉書成欲刻之久縣官例拘末文未有遇者學諭拙修李先生每聞予言輒共歎息甲辰春先生適署邑事予復啟之先生歡然曰吾事也召工刻之未幾而少尹萬侯令尹郭侯先後至更代靡常事遂中輟居無何憲使見齋利公行部至觀風弔古延訪考亭之踪予因告之公乃自以爲功萬侯承之工始告成拙修曰此書之成可謂有功於前賢後學矣此書之刻先生之心良亦苦矣弗可無志余乃序次校編翻刻之故冠於編端庸以俟之君子

觀海堂平平編序

明 蔡復一

取平於水而言天下之至奇者莫海若海也風立之而山雲取之而市異物都之而

光怪奇矣而吾所奇者不存焉鍾美疏惡族鱗介行舟楫成五鹽力之強以浮地氣之微以平火以信日月以作雷雨吾所謂奇也乃水之所謂太平也平水德也德以有當用以用而不窮奇不窮則大大則化其山其市其光怪者化之餘也化不可知而可知者從能爲水始涔潦之待涸也未能爲水也故學海而不至有水於此躍而聲曰吾厭爲水而且必爲海其果能海乎聖言海也以水觀海其瀾不遠今之驚奇者離水而欲爲海者也吾友允坤林君獨行其博士言曰平平編讀君之文指傳於理之所必抉而舌導其中之所欲鳴其機拓若有餘而於巧常嗇而有不敢盡獨繭抽絲而無雜緒彈丸脫手而無滯勢此不厭爲水而能爲水者也則惡知無奇之非大奇歟允坤今令浮梁古之令者精神用於阡陌亭障桑麻樹畜政蓋平平而史以循吏著循吏之濟民大矣察吏之智疑鬼健吏之惑疑帝毛舉鷺擊無當而易窮君子弗奇也夫大平之奇文與政皆然非淨心弗止非精心弗行水清而形物者也允坤以之航浮梁而海乎天下不疑矣允坤讀書之堂曰觀海而吾與之言海余與允坤皆海上人也

邱鈞磯詩序

明 盧若騰

吾邑邱鈞磯先生品著於宋末元初論定於昭代既列祀鄉賢且配享紫陽書院矣八閩通志齒之儒林傳中以其曾著四書口講易解疑書直講詩口義春秋通義禮記解經世書聲音既濟圖周禮補亡等書爲大有功經傳也然其書悉被元人取去今已無傳僅存者惟周禮補亡及其詩集耳學士家每用惋惜而要之先生所以取重千秋者不專在是南宋以後開闢來創見之變局也一時名搢紳委身從塵者比比先生草茅士耳抗節不回壁立千仞辭聘一詩胸中斧鉞凜然終身以挽江河爲恨死誠諸子勿治墳塋謂其心不與日月爭光可乎故老又傳先生遺一子隨張世傑入粵復讐熱腸非但託諸空言直見諸行事之實矣其子後飄泊瓊山遂占籍焉邱文定公卽其裔也文莊評史每至春秋大義內外之防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有得於乃祖之訓而然耶夫爲學莫急於明理明理莫大於維倫先生倫完理愜行誼堪爲後世楷模卽不著書立言固足以俎豆學宮而無愧矧其窮究天人洞徹性命晚年吟咏篇什實見其大概又何必以諸書亡失爲先生致惜也通志不躋先生於道學而廁之儒林蓋猶有未盡之位置矣先生一坏土不立碑碣入國朝二百餘年無知之者萬曆年間或利其地形之勝遂指爲祖兆而爭之官爲勘驗劇地得誌

銘乃加封而表識焉馬鬣巍然遂與先生漁磯俱後天地老矣先生不求身後名而名卒不可掩無意於徼天之報而天卒昌厥後士生世上其可不擇所以自處也哉周禮補亡今流傳海內詩集則惟其家有寫本林子濩吾邑志節士也借得之喜而示余讀之苦多亥豕稍爲訂正脫簡則仍缺之擬俟他時梓行非徒表章吾邑人物亦欲使後學知所興起也近世小說家有移先時辭聘詩爲楊廉夫辭我聖祖之詩者子濩辨之甚詳議論痛快故當與先生並垂不朽云

紀南書史勺序

明黃石齋

紀南書負才甚高出語妙天下其所著史勺論核古昔上下三千年疑難正反盡之矣古今論史之言幾數百家其最著者柳子厚呂東萊蘇子瞻胡明仲子厚肆而曲東萊腴而膚子瞻疏而直明仲詳而碎南書所作猶是四家而辯博醇雅不爲詭激之論觀其所論董江都王茂宏溫太真寇平仲諸賢各有意乎正直忠厚之裁也其所由來去世之持鋒剡騁驟縱橫者遠矣老泉喜權變習短長之言卒爲和仲厲箕如南書所云與石青并樹龍門無疑也

史勺序

徐闇光

自隋唐以前用人無方是以安石盤桓便有公輔之望崔駟未任人主已嘆其文才時之所推卽見拔擢無出身之限也其時大臣薦士咸致通顯自非子桑之於孟明鄼侯之於淮陰灼然著效亦未有稱焉後代旣設科目士苟不出於其間卽軼材通識無由自致天階而後歐陽公薦蘇明允近日石齋黃先生薦南書紀公以爲千古僅事然宋時士猶有從他途進者筮仕以後以特恩奏召亦間有之我明自數十年以來資格逾峻雖以烈皇帝發憤屢廣明詔廣開用人之途顧當事守常格牢甚卒無以殊才稱上意者然則紀公之得此於黃先生方之明允不更偉歟抑前代館閣次第遷除遞出遞入我明館職之選皆定於筮仕之時雖此地信陽濟南琅琊諸公著述煒煌鼓吹昭代可謂盛矣而終不得廁身金馬之署識者不無遺恨今紀公雖晚遇乎然召對宣室濡筆玉墀覽其文而嗟歎之遂擢在內翰撰次實錄記法起居成一代之史諸公之所不得而紀公顧得之其於遇不遇何如也卽明允僅與修禮書書成得沾一命其見知於人主未可與紀公同日語矣余又觀明允所撰秘書及論御將之法蓋亦有志功名者卒未得施用紀公痛邦家之殄瘁憤桑梓之淪胥糾合義勇獨克巖城其所布置有大過人者而天不假年賫志以沒使果竟公之設施

閩事亦未可知也然則公豈僅以文章自命者哉黃先生既殉節於前而紀公復盡瘁於後黃先生之能知人紀公之不負所舉相得益彰於歐公之薦明允並稱千古有以也以明允之爲父有文忠兄弟爲之子故明允之名益顯今紀公之子石青文章義節表表自立度其所至將不減文忠而其次諸子森森各有頭角安知無有文定者繼其後乎紀氏之媲美蘇氏日可俟也余少也杜門寡游雖私淑黃先生久未得至於其門乙酉入閩道信州始克晉謁先生先生一見如舊識又爲疏薦於朝今黃先生與紀公皆古人矣踽踽僑寓與石青往還島上如兄弟故於紀公集成爲聚其大都又於黃先生識山陽之慟也

紀保國詩集序

林 霍

陟華登岱而意見乃別余有志遐覽久矣顧學業荒陋不足論文海內巖穴之士兼困貧久山裝莫具攜袂無從卽丹霞名勝有黃公之講壇在焉企其人讀其詩淑其教而不得一憑弔其處况武彝霍童天台雁蕩與夫吳蜀周秦之墟耶吾友紀子安卿與余同志每以是爲嘆嘗慨然欲披迹空門以一瓢游五岳余心奇之而難其事蓋君年少名家子也當太史公揚旌梓里齋志以沒君猶在懷間反從儀部公遁鷺

州上當余庚寅歲與公論業倡酬君猶未知學距今曾幾何年而儀部公亦逝矣君欲以師伯氏者轉而師余余愧君之知竊喜公之有後淵源有自信不誣也余所以難君者以太夫人在上耳且有偕隱之歌能不眷然於懷耶君曰吾上有諸兄高堂菽水不憂侍奉吾之托空門亦猶徒步千里櫛風沐雨以尋師也與竺僧度鄭雲叟之事異嗟乎君一年少耳而所存已如是自滄桑以來山川朋友不復一致有能砥行於閭巷難矣而况欲絕跡飛騫於風塵外乎余於是益歎安卿爲畸士也然予嘗聞世外高人卽松扉巖徑中亦寥寥不易得君其慎所投哉若太史公及伯氏交滿天下有真聲氣者安卿其訪之余亦將躡屩以從君後

天下要書自序

清張星徽

清巖人

史學之重於天下久矣有史而卽經者典謨訓誥是也有史以傳經者左國公穀是也若夫史而戾於經史之功實自可孤行於千萬世者則戰國策而已編年始於左氏紀傳創自司馬之二體者策未有一焉然策則實鼎峙於左史之間者蓋雄傑之氣精密之法直接左氏薪傳至於奧窔族蔕曲摺起滅又開史記法門夫周季風聲氣習其可恥亦甚矣陰謀權變譎誕傾危至從橫捭闔之計而無以加矣雖使當時

之人猶有心知其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如其紆迴曲折顧彼著書者獨能以數十字或一二字而盡之且使覽觀者如親接行事於耳目前則真有工奪造化之奇焉若使之成忠孝節義之書其可歌可泣又當何如是書自劉子政校正而後再訂於曾南豐註家則有高誘鮑彪吳師道評家則有唐荆川茅鹿門而外又指不勝屈諸公用意若是其勤者得非如袁悅齋以還都所稱天下要惟此書者耶夫書不必盡合於經義者而後可存檇杙與晉乘并列則亦經之餘也况策上乘左氏而下引子長並史家開山祖其功又匪淺鮮哉近坊本摘錄頗多挂漏學者以不得見全書爲恨器出於秦漢以上猶婆婆而珍惜古書之存者希矣先秦尤古之最於其依稀之僅存者奚堪再刊落也余不揣固陋攬諸家同異而參覈之字比句櫛哀爲全集蓋亦有昔人至寶之好而樂與世之耽古玩者共擊節而欣賞之也因據袁氏之說名之爲天下要書海內好古之士其以余言爲不謬否

四傳管窺自序

張星徽

夫經所以載道而傳所以翼經也易談理詩書記事春秋因事以明理本天道以誌是非得失廢興成敗之迹陰陽消長察微知著中有易也自王綱解紐政教凌遲厲

宣幽平以貪天禍文命之命屬宜白之始年終風綠衣卽戡完所由起春秋比事屬詞既與詩書相次其義亦互相表裏蓋詩之亡爲國風書之亡爲國誓詩書之亡而又爲國史故變風終陳靈而知楚之所以霸變誓終秦穆而知晉之所以衰謂詩書與春秋爲經中之三史可也詩書刪述而已春秋則操百王之令典以伸儒生之討代蓋述而兼作者其書有大義有微言後世欲仰窺聖裁以測化工之高深者舍傳何由綜其本末而明褒貶予奪之所以然此左國公穀所以爲有功於素王也左氏學博識淵才全能鉅親見尼山筆削論斷不合於聖人者蓋寡又采摭列國所記稍加潤色以爲國語傳益所未備二書均爲文子宗祖公穀淵源卜子夏筆力超脫奇拗不類左氏要自可與抗行左氏敘事詳而釋經略公穀釋經精而敘事簡各挾所長以衛護斯文昭昭乎若揭日月而流江漢謂左氏與公穀爲史中之三經亦可也漢世表章六經一家之學轉相傳授武帝尊公羊宣帝善穀梁二子並列學宮而左氏尙微至東京而肅宗雅好左氏始置博士雖比諸家最晚出然出迺大盛高赤亦瞠乎後其顯晦固自有時哉夫膏盲廢疾買餅家排斥不謂不力矣抑執此以議開西漢宗風成學治古人者津梁於是乎在又非平緩卑弱如南宋所能厠足於其間

夫不通衆經無以窮一經之蘊不會諸傳無以晰一傳之精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乾隆四年秋

李謙堂軍門外海水程戰法紀要序

刑部主事 蔡勳

古之名將天分特優其思想所及往往出奇用間決勝千里外世稱淮陰而後惟岳武穆一人用兵不仿古法嘗以野戰制敵其餘則恪守紀律蓋陣圖營伍之式坐作擊刺之方虛實客主之形非平昔講求則將士不用命孫武子之書所以流傳至今也我朝揆文奮武每歲有軍政之設特派閱兵大臣在內則有滿漢綠營在外則分水陸二路而水師惟江浙閩粵四省海面遼闊風雲變幻潮汐起伏尤難臆揣古未按海誌里者將軍自少隨其從叔忠毅伯建牙海上三十餘年拔隊殲渠立功報國身經大小百餘戰未嘗少挫故能邀九重特達之知予接聆之頃猶幸聆其英姿邁往使人肅然生敬因出是書見示知其留心經世隨時隨事紀載於篇凡目所未覩又參訪員弁以求其確大略專主水戰而言至四省洋面以至外洋某處起至某處止分晰標題程途遠近尤能綜覽大要予慙慙將軍付之剞劂以詔來者將軍自信謂閩俗土音他省不解余謂旁注音義釋文可使閱者了然則是書大有造於世

因敘數語俾附以傳焉

刻島居隨錄序

歸化 羅聯棠

有明貞臣曰盧巡撫牧洲先生遭時叔季卓然以文章氣節與閩士相砥礪士林至今重之讀其書益復哀其志悲其遇而想見其爲人也林子瘦雲倜儻而嗜古得先生島居隨錄寶同拱璧顧不欲私爲枕秘將以壽諸梨棗竊聞先生著書等身乃文集僅有存者又聞其留庵植筆二卷甚佳皆經史及諸子中心得之語應尙在人間是書亦頗佚其後半他日若獲哀成全集以饜學者之心斯則瘦雲之上願也是書似專爲格物而作夫不物於物所以物物蓋將自元會運世言之寅開而始於乾品物流形訖於未濟辨物居方也自蠢假猶終言之卯開而酉閉和同不可以內一南而物生始肅不可以羸一北而物成也孳子紐丑亥以二首法乾元坤六身象六子陰陽闔闢互爲其根齋成告甘茶成告苦敦實豆實珍若天賜至焉諸橫生盡以養縱生縱生盡以養一丈夫然後物理可得而推人極可得而立也且物生而有象象而滋滋而數數不可窮也名以命之類以從之探網緼之原通消息之故博繁頤之彙極蟲沙之變然則是書雖連犴無傷也劇於目忱於心驚猶鬼神其言若河漢而

無涯也其間珠聯繩貫似有脈絡分別部居似有次第今皆不敢妄爲附會獨計先生當顛覆流離之際憤時事不可爲欲以彭湖作田橫之島自託殷頑日與波臣爲伍所見皆蠻煙瘴雨鮫人蜃舍可驚可愕之狀羈孤冢墓傾跌至八九不悔而猶抱遺編究終始非特比張華之博物齊諧夷堅之志怪也其離騷天問之思乎道光辛卯至日

改建同民安坊爲關勸捐序

林應龍

蓋聞精華融結人傑必藉夫地靈罅漏補苴天巧還資乎物力同邑三秀峙後雙溪滙前鴻漸雄於東南蓮華秀於西北固已極山川之勝槩壯疆域之巨觀矣惟小盈嶺畔闕其一隅迨至朱子簿同遂手書同民安三字建坊以障之銀鈎鐵畫彷彿蘭亭快劍交柯摩挲石鼓惟是人文蔚起咸叨過化之新井邑平康盡識貽謀之遠惟善頌兼之善禱故宜民且復宜人其驗聿昭厥功匪淺不謂漂搖風雨忽折銅盤埋沒荆榛幾遷愚叟爰來鬪蟻難求百室之寧時見吞牛輒逞匹夫之勇先民不作誰爲匡救斯灾前事可師何不彌縫其闕龍等志切綢繆思殷脩復已將脩建情由呈請邑尊蒙准議捐定期舉造謹告里人務期同志願慷慨以從事勿吝一毛當踴躍

以赴公俾成千腋漫云填海敢辭精衛之勞共樂補天早踵媧皇之績將見苞桑盤石年年保我黎民通德嗚呼戶戶增其餘慶矣是爲序時乾隆戊子端月也

興脩學宮疏濬濠銅魚池勸捐序

劉永公

丙辰秋涖任同安旣受事卽恭謁先師廟黜聖已漫患矣巡城濠翼然鼎新者爲西北朝元門則邑紳高以彰依前志改建者也周視河隍頗多湮塞以爲此猶脩舉缺事未幾而紳士以文廟損壞請捐脩兼疏城濠清銅魚之地且曰文廟之重建三十年於茲矣棟宇爲蟻蝕勢將傾圯及今弗圖後恐彌難爲力若銅魚之通塞則又人文興衰所繫自前聞隆萬閒李邑侯清出得石魚三石珠一建亭臨之扁曰觀化是秋鄉闈雋者十人其後通塞不一每加清理輒有殊常科名云予心躋其請曰此義舉又皆關文教事也科名何足道予之所望又有進焉者夫同爲紫陽朱子過化之地文教故彬蔚前志所紀理學勳業彪炳人寰者非一也月異歲遷邇來俗乃頗習獷悍是非廣興文教無以馴而化之諸人士成茲義舉由是而文教大行士之誦習先聖者進有以拜獻大廷而退能各以其德薰陶鄉黨翼成雅化俾濱海鄒魯共涵濡於詩書禮樂之澤不其休歟旣已諾所請爲之倡以勸捐者因并書

其所望於是舉者爲邑之人士勗焉

碑文

白礁慈濟祖宮碑

宋莊夏

通天下郡邑必有英祠表著方望納民瞻依然威德所被遠不過一二州近不越境其烈以靈而顯者比比皆然是惟忠顯英惠侯宅於漳泉之界自紹興辛未距今垂七十年不但是邦家有其像而北逮莆陽長樂劍津南被汀潮以至二廣舉知尊事蓋必有昭晰於冥漠之間而不可致詰者矣按侯姓吳名本生于太平興國四年不茹葷不受室營業醫以全活人爲心按病投藥如矢破的或吸氣噓水以飲病者雖沈痼奇怪叵曉之狀亦就痊愈是以癘者瘍者癰疽者扶兒攜持無日不旁午其門侯無貴賤悉爲眎療人人皆獲所欲去而遠近咸以爲神景祐六年卒于家聞者追悼感泣爭肖像而敬事之屬虔寇猖獗居民魚驚鳥竄朝暮不相保率請命於侯未幾賊西喪死民獲奠居於是相與德侯之賜思所以揭虔妥靈歲在辛未肇創祠于是精爽振發民懽趨之水旱疾疫一有款謁如谷受響時梁鄭公當國知其事爲詳適部使者以廟額爲請於是有慈濟之命越慶元乙卯又爲忠顯侯之命開禧三年

春夏之交亢陽爲沴鄰境赤地連數百里獨此邦隨禱輒兩歲乃大熟會草竊跳梁
浸淫至境上忽有忠顯侯旗幟之異遂洵懼不敢入一方賴以安全邑人又以其績
轉聞于朝於是有英惠侯之命先是邑人欲增故居之祠而窘於財一夕有靈泉湧
堦下甘冽異常飲者宿患冰釋自是求者益衆百役賴以具舉不數月而成門敞皇
皇堂崇轍轍修廊廣廡是赫是稱旣訖事鄉之秀民黃炎貽書屬夏以記夏嘗見今
樞密曾公言幼年苦風頭瘍頭幾禿就侯醫輒愈嘉定九年丙子歲右股赤腫大如
胚惟禱於侯不事刀匕之劑未幾日而平復因念疇昔雙瞳幻翳積久浸劇百藥俱
試如水投石自分已爲廢人適有良醫自言能游針於五輪閒小有差舛如觸琉璃
而倒沆瀣人皆危之賴侯之靈以迄濟乃今漸還舊明列屬東儲明發執經橫展側
讀粗免敗缺荷侯之休何有終窮故喜書其事且繫以辭俾鄉人歌而祀之辭曰
相紫帽兮大麓倭英祠兮矗矗雕牖兮紺閭鏤楹兮炳煜管蕭熨兮飭五音椒蘭郁
兮震澹心飛龍駕兮祥雲舞侯安畱兮慶陰陽菑流行兮訴無所侯有靈兮與天語
語咨潦兮開雲霧望雲霓兮澤如注眠嬰疾兮砭劑莫施禱於侯兮旋武而治扶杖
款謁兮道路纍纍侯之濟物兮利害不貲靈胥搖兮朝天車麟麟兮馬翩翩璆鏘鳴

兮爲輔澤區字兮何千萬年

重建蘇丞相祠堂碑

明 劉定之

所尚於君子其大端四者焉言有章也行有則也孝於家也忠於國也然而文章非特榮於見用以不輕其用爲榮行已非特求於合時以能合於賢爲美子官繼父非孝也德業足顯揚斯謂之孝相位承主非忠也進退關盛衰斯謂之忠稽之近古若宋同安蘇公有之公名頌字子容當王安石執政欲擢儉黨李定公掌外制堅不肯摛辭卒就貶謫可謂文見用而不輕用焉旣以是忤王而繼王操柄能致士霄漢者呂惠卿使來告曰吾鄉丈苟能從吾言便可同升公笑而不答平生合志者廬陵永叔嘗爲寮曰公處事精審吾可不復省閱眉山子瞻嘗爲寮曰見公文德殿爲三舍人之冠陪公邇英殿爲五學士之首雖陵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節無甚相異可謂時不合而合於賢焉公之先君紳簞迹玉堂而公踵武然公尤操行潔特學問該博蓋頴之獻替踰於其父壞軾之波瀾宏於其父洵蘇有宗風子光乃考公豈不爲孝乎拜相以元祐壬申夏其罷以明歲癸酉春踰年而紹聖紀元新法復用羣奸起衆正仆然則公進焉匡朝寧邦退焉先幾知正公豈不謂忠乎凡是四者公皆有

之可謂君子也昔者紫陽朱文公薄同安嘗飭公祠廢不復存予見公邑士族裔每問其遺跡莫能知爲之歎息今其邑貳令永新劉珣器謀欲重構之珣器由賢良舉明練政務既修文公舊所居高士軒乃及茲良可嘉也予爲之記而繫以楚辭使供祠香火者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存兮抱義懷仁攄才華兮邁昌辰居薇垣兮躡蓬島燦辭命兮星羅蒼旻淹振兮隨時泉屈兮雲升蟬貂冠兮降龍衣入侍丹扆兮出蔽黃扉萬錢廚兮百炬火城匪爲侈兮期吾道之可行忽齟齬歸去林巒優游兮歲云莫完璧無玷珠藏泥兮匪汚神遊太清兮祠故里弈世雲仍兮企慕豈苗裔兮獨敬恭儀士林兮近遠清風奠桂醪兮蘭羞鼓統統兮笙幽幽公來格兮以享庶有興兮後修

嘉靖癸巳重建蘇魏公祠碑

蘇信

宋太師魏國公頌登慶歷進士初知江寧有神明譽爲熙寧諫官封還辭頭與宋次道輩聯肩落職時稱三舍人在元豐講筵日進唐書主臣故事十餘條迨及元祐入相哲宗反覆弭兵息民議手實告捕非先帝意銓陞功過引合條格無漏落則以相業聞顧平時不通呂吉甫鄉里私召神考亟以直道稱之其大節凜立又若此旣歿

而紫陽朱夫子治同安卽邑學建祠宇記稱公能爲士君子所難能嘗以公所爲訊其鄉人且怪泉人往往喜談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者深爲不然觀此則公以正直冠泉南而祠之過復于百世也宜哉嘉靖癸巳信奉命巡察于閩歷泉銀同儒官蘇子潤持譜來言曰先太師潤顯祖也名在宋紀祠若像在葫蘆山下旣已蕪沒移主邑庠肩于厥父禮若不以序請更之予按譜蘇出光州固始自祖益入閩刺潭家泉一傳將軍光誨再傳知州仲昌三傳學士紳實生公晚以不附呂黨引去徙潤州葬丹陽其族蔓于閩粵信潮產也何敢謬尾名德以媿狄青第以宗賢在望仰止高山當與海內共之亟謀郡推桐鄉譚君鎧君明爽而練於事毅然爲已任遂捐俸而改創之三旬役就像設其中俾縣官率其族家子世世祀焉予嘉譚君之義思表先烈以貽來者乃述史蹟而銘之銘曰蘇自固始遷於泉里光徽旁礪丞相攸啟慶元登瀛顯于熙寧失其神譽震臣直聲推刃血邪時稱三聖駁封詔麻於恤宋社左史有誦轉對元豐漢唐故事日沃四聰迨相聖哲百寮敍職遏密邊功深詆手實鄉里丈人不謁呂門神考亟稱直道自存太子太師歷事四主親則無黨疏亦不忤正道屹立萬仞絕壁祠于百世圯廢遺輯紫陽文公表記推崇恥談曾蔡彼然下

風曰予膺命爰來褒評尾附名德敢媿狄青親賢在廟永薦不祧式于邦人景行迢迢

李忠毅公神道碑文

陳壽祺

嘉慶十二年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曰浙江提督李公帥師剿海盜死之事聞上震悼詔追封三等壯烈伯予世襲諡忠毅給喪事命福建巡撫往迎其喪攝奠建祠其縣數勅水師將士爲公復仇恩禮篤異動天下越明年九月葬公同安坪邊山之原公女夫寧波同知陳大琮來京師請文於碑壽祺公鄉人且史官也謹次功狀之實以昭示來世敍曰公諱長庚字超人一字西巖泉州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岸寄籍彰化縣學生三世贈皆如公官公於兄弟次三幼僮異常稍長習騎射慨然有當世志弱冠以武學生舉乾隆三十五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藍翎侍衛四十一年出爲浙江衢州都司擢提標左營游擊遷太平參將再遷樂清副將林爽文之亂檄入閩權海壇鎮總兵所轄南日湄洲故盜藪公至捕除之會鄰民被劫誤指海壇坐削職遽歸散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入海擒盜首從數十復擒盜大岞公自是有致命之志矣頃之郡王福文襄定臺灣遂訪水師將才禮異公公慷慨請曰長庚

破家爲國舟及軍食軍械一不資官惟火藥非私家物願便宜得調文襄許之初閩盜林明灼等入浙海戕一參將吏莫能捕以屬公不三月皆獲奏起游擊五十五年權銅山營參將後四歲補海壇右營游擊仍權銅山事六十年安南艇盜闖入閩傍近驟駭公率戰艦八擊之象嶼追北及三澎賊來撲舟師未集麾兵士急伏舩艙中俟賊礮盡突過其東發一礮殲之日暮望數艇踵至令列艦銜艦迤若長蛇比曉東西迭轉鬪大挫之今上卽位之二年由銅山參將擢守澎湖副將未幾遷浙江定海鎮總兵定海更盜患嬰城守公條上緝捕事於總督故大學士書麟多施行於是攻盜衢港北越山東登萊又攻盜普陀洋又攻盜潭頭斬獲多當是時鳳尾羣盜誘夷艇百餘据浙江島澳而巨盜蔡牽林阿全等名號以數十舶交海中當事者特急忽艇患日夜程督公乃擊之温州三盤澳還拔他將之被圍者鋒銳甚賊宵遁南追至竹嶼過粵閩之交甲子洋乃返上聞慰諭曰李長庚素勇追勦力然風濤險阻稍持重不可輕進又誡總督玉德曰李長庚爲水師傑出宜用於要處莫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也公致書都督蒼保大略謂定海黃巖温州三鎮宜更抽戰船專督帥假便宜勵賞罰加口糧足薪米稽要隘斷火藥遏糴汲益募丁壯增調水兵稍變通成例

權利害而勿惜小費其言皆中機要五年擊賊功最賜花翎夷艇大入浙江巡撫阮元奏以公總領水師遂申軍約別徽幟嚴號令明進退疾徐之節曰吾熟水戰不如法不可欺也夏扼夷盜於松門颶風作覆其艇幾盡獻浮千磔僞侯倫貴利自是夷盜不復踐浙海他土盜亦寢蹙而蔡牽擾閩海劇張其冬公南下翦水澳盜及牽黨六年冬授福建水師提督尋調浙江九年秋命公爲閩浙水師總督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捕牽公議賊略船於商船高大仰攻不便當禁海商毋擅造巨舶巨舶毋出口賊所掠止千斛之舟乃無能爲矣又自創火攻船頗仿明人子母連環船法十年夷艇挾羣盜朱濟窺金廈漳泉戒嚴牽因入淡水迫臺灣復授公福建水師提督出廈門牽引去仍調浙江其秋貽書巡撫清安泰曰蔡牽有船八九十而長庚所統兵船僅相抵浙江尙有邱搭小肥賓等盜船三四十而三鎮兵船亦僅相抵自揣兵力猶未足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萬全長庚自督府奏定勒限一年以來趨蹈艱險橫戈直前出入死生徒勞無成者緣閩浙洋面三千餘里所在兵力單寡祇恃長庚一軍往來逐捕顧肩失股賊反以逸待勞前奉中旨勿事尾追今日之病實在於此竊謂兩省宜各厚集艤艘隸之兩提督使不分畛域首尾策應勿予賊暇

庶稍有豸公自以總兵討牽歲餘東擊之南盤掩之白大洋敗之旗頭至東霍山乘勝至盡山以提督二歲乘之象山東薄之東滬蹙之三沙北躡之南麂手縱之浮鷹以總統踰三歲邀於馬蹟東及於黃壠轟之賊復自淡水北覆之青龍港擣之斗米洋戰三晝夜東燿之臺灣州尾焚其舟數十北走而東蹙之張坑掀商艘出虜者復北折而南克之調班洋合諸鎮兵圍之漁山再踣之竿塘破之三盤賊東走逐之東湧反而北又竄而南躡之廣東大星巽凡斬首八十餘級殪禽數千人得賊從子一人頭目十餘人俘器械礮火萬計上知公不遺餘力且功簿無虛飾累詔嘉之公追牽三沙也賊食盡篷纜戰具皆敗乃遣黨詐乞降督府督府不虞也輒遣吏招撫而飛檄趣舟師入犄公勿動賊以閒繕備颿去牽之圍臺灣也陷鳳山据洲尾鑿巨舟塞鹿耳門阻外援結奸萬餘人大掠公令扼隘口遣將遶出其腹背夾攻連破之已而賊乘潮從北汕逸事聞奪翎頂而公固逆知港道遼闊賊衆我寡嘗從督府乞濟師不時應故失牽漁山之役賊瓦石火箭如雨公力戰數被創當是時總督玉德以罪謫戍邊代者因銜公構蜚語遽劾公而巡撫清安泰訟公戰功章尋至詔復公冠頂而切責劾者大星巽之役斷賊舟大桅燬其篷圍急而公舟亦摧於浪粵援絕故

止上聞切責粵帥叙公功其歲與粵帥勦他盜竣還浙江請暫理軍政上不許遽行
與家人訣曰吾不滅賊誓不返矣於是合金門福寧二鎮兵南擊牽及之廣東黑水
洋賊才三舟矣火攻乘風絙其艚公奮欲登者三幾獲牽俄風大起水立舟中皆傾
眩飛礮中咽及額是日日昃殞垂危猶左手持刀右執盾目怒視如生時公天性知
兵尤長水軍衽颶濤頹霜雹袒鋒鏑身大小百餘戰所向披靡賊私相戒曰不畏千
萬兵但畏李長庚其警服如此天下知與不知皆以爲今之頗牧然所與同心者阮
公清公而已宅督部多不相中驟之製之齟齬之提孤軍奔命四涉萬里往往客主
不相接髮凋齒豁卒羅鱷鰐悲已然而公將兵在外十數年上未嘗識公面獨排箕
舌洗篋書始終倚公如長城其生也愛之其死也哀之蓋古名將不易得之於其君
天下又以感公之遇也或又以公之勇功隳旦夕賊罪巨於海而網數漏何也豈天
欲俾公盡瘁以彰忠烈而後已耶公卒踰年提督王得錄邱良功竟以閩浙舟師斃
牽海上總兵許松年亦已斃賊朱潰潰弟渥牽義子小仁先後舉黨降然則天子之
威德公之英靈與文武吏士之所以爲公雪憤者皆可知矣昔漢滅蜀追念來歙越
嵩夷降賜岑彭家晉平吳策告羊祜廟唐掃蕩河洛原功張許繪形凌煙今公功方

百世祀天下無一日不恩公公何恨哉公所至嘗修學校賑飢施棺置義塚善拊吏士今大帥得祿松年之屬皆公所薦拔蓋又仁智儒將也生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八無子養子廷駒武舉人早卒聞於朝以所撫同性子廷鈺嗣襲爵銘曰茫茫大瀛實生鮫鼉去來閃屍血人於波天子命我樓船戕戕翦此朝夕齒我天戈雷砰霆激奔駭妖魄乘風簸濤因而反辭黃頭之軍南北寡授蒼兕蒼兕觸涉艱難胄蝨十霜飢不暇餐志業未竟先摧師于隴西确虜昆邪恐亡新息介介壺頭卒僵公知國恩安知福禍惟帝念忠功報勳優大鼓鞀琴瑟聽之立懦登於明堂功宗曰可

陳忠愍公神道碑

蘇廷玉

道光二十有二年五月初八日江南提督陳公帥師防夷戰於吳淞死之事聞上震悼命地方官經紀其喪以歸賜祭葬如禮仍加賞帑金一千兩賜諡忠愍入祀昭忠祠殉難處所及原籍各建專祠予親子廷芳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襲恩騎尉罔替廷棻舉人一體會試孫振世及歲時送部引見仰見天子篤念忠貞賞延後嗣恩禮稠疊動天下嗚呼黑海紫瀾丹心碧血雷砰霆擊星隕雲霾天下知與不知莫不盡傷

哀慟以爲砥柱遽傾誰挽頽波於既倒也自英夷犯順以來以提督死事者二人然
虎門之役關公天培僅以師潰自刎耳惟公在吳淞則手燃巨礮擊沈夷船六隻殲
斃夷匪千餘人使當時右師不奔連營犄角一乃心力則剪滅鯨鯢掃盡櫓槍在此
一舉而乃相率圖走莫肯爲一手之援卒使孤忠者身經百創自效命於疆場馬革
間也嗚呼海國之局至斯而一變矣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今年公子廷芳等將扶
柩葬於金榜山之麓以狀來請神道碑文廷玉公鄉人又故交也不敢以不文辭公
諱化成字業章號蓮峯泉州同安縣人曾祖欽有隱德祖青雲父鳴皋俱邑庠生三
世贈如公官公幼端重智勇過人尙氣節嘗慨慕古名臣風烈善論史讀及馬伏波
銅柱則喜其成岳忠武金牌則恨其敗憤懣哭泣如身爲之有擔當世宇氣慨年二
十二入伍籍拔補水師額外連殺賊數起生擒三十五人斬斃五人馘其耳五人功
最拔外委嘉慶六年冬李忠毅督閩師一見大奇之曰此名將才也命麾下善視之
公又俘盜許飭等七人於竿塘洋攻盜劉暹等於白犬洋額角被盜刀傷七年拔把
總蔡參等據橫山洋公燬其船二林以路等據田嶼洋公獲其船五復追捕及浙之
南麂洋擒施堅等十六人十年又六月李忠毅在青龍港洋面命公戰艦隨行公卽

生擒盜彭求等十八人忠毅顧而喜之拔千總十一年正月蔡牽陷鳳山破州仔尾
鑿巨舟塞鹿耳門阻絕外援忠毅扼隘口命公登陸遶出其腹背夾攻之毀其巢牽
勢蹙乘潮發從北汕遁公卽徧海窮搜在崇武外洋獲其黨陳見等五人在水澳獲
巨盜蔡三來一船在三盤外洋獲王元等五人十二年二月在粵洋首先銜攏蔡牽
坐船擲火斗燒公兩足四月擊之目門洋擒艇匪李五等八人十一月攻牽幫船於
浮鷹洋獲其舟一獲其匪黃顏等二十斬其首六級忠毅列其事以聞十二月陞銅
山守備是月也忠毅以死勤事歿於廣東黑水洋蔡牽賊艘僅三舟皆公協捕出力
翦其羽翼之效也越二年蔡逆平叙功不及公公恬然安之若罔聞也識者難之十
五年獲盜陳順等十二人於烏坵洋陞海壇游擊十七年獲盜陳煌降吳二人於河
洲嶼獲盜陳民等十六人於樹橋洋斬其首二射殪一沈其舟一奉旨以參將記名
候陞十九年燬前村賊舟三俘林普郎等十四人并器械礮火無數時有逸犯林雁
林清匿在柏頭里巨犯郭守林蔭匿在秧厝里公皆偵知手擒之置之法補烽火參
將今上卽位元年陞澎湖副將三年五月調臺灣副將八月陞廣東碣石總兵十二
月調金門總兵六年五月臺灣匪徒滋事公帶兵前往堵捕旋調臺灣總兵十一年

二月授福建水師提督公以廈門原籍奏請迴避奉旨毋庸迴避十一年召見四次聖訓溫諭有身經百戰勇敵萬人宜膺重任之語十九年督緝弁兵出洋在東椗外洋獲盜匪曾勝仁等三十七人公在廈提軍凡十年海波不揚卽有一二小醜皆隨時撲滅無敢有跋浪其間者蓋公之素以殺賊稱能先聲奪人有以革其心而聳其志也二十年調江南提督召見時面陳夷不足平天子嘉其勇命之任既抵吳不入官署卽駐吳淞海口不入行署在戎帳中與士卒同薪膽者三年已而乍浦警報至公度其必竄入吳淞也卽率偏裨與同官誓師奮臂大呼曰化成經歷海洋凡五十年身在礮彈中入死出生難以數計且人莫不有一死爲國而死死亦何妨我無畏死之心則賊無不滅矣况賊所恃在礮我卽以礮制之西臺發礮東臺應之使賊亦顧此失彼掩耳不及勝仗可立決也無何西臺火焰蔽空而東臺望風散矣東臺散而西臺之公死矣效用劉國標藏公尸葦蕩中嘉定令練廷璜募死士覓得之逾十日而公面目如生怒視不瞑嗚呼公已死矣而何以不瞑公不滅賊公之所以不瞑也公不滅賊而竟死於賊公之所以不瞑也公死於賊而又念自公死後竟無人可以滅賊此公之所以愈不瞑也功立垂成敗於同官公乃齎志而死公乃抱恨而死

公在九原宜刺骨深痛無窮也天語垂問臣工屢爲揮淚丹旄所過江南士民排巷祭爲位哭者數十百萬人至今夷人就撫尙贊歎不已曰如此好將軍自入中華來所未見也嗚呼吾鄉自李忠毅公歿後於今三十六年矣公與忠毅里居相望名位相同而其忠烈之節亦後先相繼豈吾鄉山川磊落之氣代多偉人乎抑名將之生上關國家氣運而不得以地限之乎嗚呼浩然之氣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而磅礴凜烈沛乎其不可遏者直橫塞乎蒼冥而豈有極哉死之日距生之日爲乾隆丙申年三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七初娶吳氏繼娶曾氏側室康氏子七人長廷瑛福建水師千總次廷華浙江錢塘水師都司皆先公卒廷芳襲世職廷棻欽賜舉人廷芸曾氏出廷荃廷尉康氏出女一適舉人吳江孫宮璧孫五人振聲振興振作宜貞振世其詞曰天生上將毗代作楨東南海澨峙爲長城天不死公鯨孽一空天竟死公罔奏膚功天子曰吁爾謀獨訐爾竟授命爾竟捐軀茫茫巨浪莫息天吳有誰擊楫有誰執抱念爾蓋臣難贖百身爾志何遂爾目何瞋昔事先皇斬蛟重洋廓清掃蕩潮汐星霜越余在位重閫攸寄爲余腹心豈徒指臂環顧百僚如爾無兩爾支大厦爾鳴孤掌采薇出車歌詩可廢忍聽鼓鞞興思敵愾其

命部曹書勳書勞鼎鍾騰美崧嶽爭高嘉爾神勇愍爾精忠易名定諡恤後飾終匪云酬庸用紀宗功以勵來者禦侮折衝恩綸疊至合祀專祠公死不死公如生時熱血滿腔英靈千古國事孔殷忠魂來補

奉安蘇公祠告先賢文

宋 朱 熹

故相蘇公頌同安人也其道學淵深履行純固天下學士大夫之所宗仰而邑子後生聞見單淺弗克究知某甚閔焉用告有司請卽學宮歲時奉祀以建遺烈使學者有所興起今已畢事將安厥靈敢以舍菜之禮告於先聖先師之神謹告

行鄉飲告先聖文

宋 朱 熹

一昨朝廷舉行鄉飲酒之禮而縣之有司奉行不謹容節謬亂儀矩闕疎甚不足以稱明天子舉遺興禮之意今者賓興有日某謹與諸生考協禮文推闡聖制周旋揖遜一如舊章卽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禮謹修虔告

屏斥弟子員告先聖文

宋 朱 熹

某不肖昨以布衣諸生推擇爲此縣吏而得參聽其學事而能行寡薄治教不孚所領弟子員有卓雄者林軒者乃爲淫污之行以恩有司某竊自惟身不行道無以淬

礪其人使至於此又不能早正刑辟以彈治之則是德刑兩弛而士之不率者終無禁也是敢告於先聖先師請正學則恥以明刑大朴作教刑而二物以收其威固先聖先師學校之政所以遺後世法也惟先聖先師臨之在上某敢不再拜稽首

奉安蘇公祠文

宋朱熹

泉人衣冠之盛自國初以至於今其間顯人或至公卿者多矣然而始終大節可考而知則未有若公之盛者也惟公著節於熙寧登庸於元祐而幅巾謝事偃仰婆娑於紹聖元符之間然則公之所自任於進退出處之間者可謂無所苟矣蓋將以比古之所謂大臣者豈泉人數公而已哉今以邑人之意祠公于學卽事之始敢布其衷尙饗

奉安蘇公畫像祭文

宋朱熹

惟公始終一節出入五朝高風聳乎士林盛烈銘于勳府矧茲故邑實仰餘光悵親炙之無從冀瞻衣之有地是用肖德儀于廟院建遺烈于學宮營表方將儀圖幸至式瞻精宇爰寓神棲既協吉於靈辰敢式陳于菲薦尙饗

祭許鍾斗太史文

明蔡復一

歲之辛丑余郎在京君方獻賦平陰先鳴霧深澤豹風厚起鵬振衣而喜壯我南溟
青燈綠酒共敍平生余眈邁軸君直蓬瀛西風荷芰秋露金莖題書相問空月盈盈
旋困家難廢蓼涕零萬里歸賻惜逝閔禬未幾何時君亦南征觀濤枚叔消渴長卿
閒一過從倒屣逢迎情崖孤拔辯濤縱橫际其骨立峯削峻嶒察其神王隼擊蒼冥
塵尾所揮千秋絃誦謂可小損行當漸平譚猶捫蝨夢忽騎鯨七發無功二豎見陵
雲迷梁苑日落茂陵嗚呼哀哉方君首舉士未知名既出所業滿坐盡驚羣英失色
萬籟收聲銀河垂波風馭冷冷雲屋天構匠者奚營王唐與瞿我揭前旌皆以鉅魁
主藝林盟而此超乘實惟代興云胡文章而命是憎年不及強定不待成堂老椿萱
原非鵲鴿別鶴雛烏何以爲情虛室聞蜩疎慢依螢嗚呼哀哉君之意氣雄與文并
當其必往莫我敢乘至有不可斷斷引繩閤浮何隘須彌可傾謬收余狂稍許抗衡
同里于島同閉于城相杵尙輟矧在戚朋接計匍匐怛焉中忤朝榮夕悴感此霑纓
修短同盡好醜誰憑高山大川永藏精靈筆花不死散爲列星壘塊難澆激爲風霆
總幃雖冷汗簡自馨悠悠世態弔客青蠅記

蘇丞相祠記

宋朱熹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爲人以為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毗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爲人屬來爲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爲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爲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一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爲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祀焉而記其意如此以示邑人云

儒學藏書記

林俊

莆田人

化習而成者也刀礪善割玉錯之而成器焉有始之鈍與瑕者哉學以致道也羣聖人之經道之堂奧史子其藩籬經術也其畔而去其惡足存哉宅山之石攻玉不善人者善人之師推其隱以自創也同安文公過化之地督學憲臣劉先生玉懇習之匪專而化之弗似也謀輯書於邑大夫楊敷二賢世顯臣家祖尙名教聲響和答購

書凡若干種厨之學宮以公肄業者之所從事端其習而化焉夫金匱石室出內秘書樓一家之書就若闔庠共物嘉惠之無窮哉或爲臯陶稷契無俟於書古者見書之難今之書多且易致而學率弗迨以爲書病夫人顧自植何如張茂先博洽無比歐陽永叔曾子固爲世文宗皆多書自助猶求之言耳因言以求其心體諸身將久而化矣孔習周顏習孔今之習已異是又焉望其歸之同哉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殆甚者則書也者其善利之間乎

皇明科目題名記

林希元

成周之法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三年大比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賓興其賢者能者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國朝以經術造士三年大比鄉大夫論士之秀者薦於禮部曰舉人禮部論舉人之秀者獻於天子而廷試之曰進士其不中式者令卒業成均試政府部需次銓曹用之爲府佐縣令等官卽成周之遺法也而因革損益其制視唐宋爲尤備然其試也不以德行而以道藝其所爲藝亦非成周之舊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取人而一於言欲盡得人其將能乎如唐柳

宗元宋王安石百代文章宗匠咸由進士使科目果足以得人則二人者當與稷契伊周媲美而宗元乃入王叔文之黨流落終其身王安石乃作新法誤國殄民卒基宋亂則科目不足以得人非其明驗乎然士生其時舍是則無由進而豪傑之士亦出其間如唐之宋璟張九齡宋之范仲淹韓琦者不爲無人故謂科目足以得人固不可謂科目不足以得人亦不可善乎宋太宗曰朕欲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斯不易之論也夫人才國之所恃以立科目人才所由以出也科目不盡得人則科目之法毋亦未善乎愚嘗思之國家之理亂皆原於天天將開一世之治必生賢才爲之用如欲亂則基之者自有其人開元之盛則姚宋張韓等爲之用天將禍唐義府林甫之徒出矣慶歷之盛則韓范富歐等爲之用天將禍宋王呂章蔡之徒出矣君子小人之進退皆天也科目其如之何末世滋僞今而欲行古之道則奸僞益滋其弊豈止如科目而已哉故科目於今決不可廢前輩謂無情如天地至公如權衡蓋誠有見乎此愚考趙宋三百餘年同安舉進士三十六人爲名宦者十九如丞相蘇公頌忠節蘇公緘以及侍郎劉公遠吳公燧少卿林公棐諸公皆翹然百代之英謂科目不能得人可乎我朝自開科以來僅

一百八十年舉鄉科者自陳顯以下九十人舉進士者自李容以下二十六人人才視宋爲盛國祚方興而未艾山川生人無閒今古聰明傑魁之士應運而生由科目而出者後先接武道德功業文章豈無二蘇諸公以佐國家重熙累洽之治於無窮者乎縣學舊有碑記歲久而學博北城陸君佺謀於縣大夫石波彭君士卓徹其舊而更作之細考國朝開科以來舉人進士姓氏與其鄉貫歷宦而備書之因以記予屬予幸列名斯石又石坡北城之命不可虛乃不辭爲之記

師儒題名記

劉存德

周制居民自十五家以上皆爲之學而其建官至三百六十皆無職於斯惟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考其所謂老則三公之老而致仕者爲之二鄉一人焉蓋貴德尙年示無有尊而後民知敬學也土生於時自道德性命禮樂器數之餘不見異物且必九年而後視其成四十而後官之四不率教而後屏之其屏之也民知背其師之罪其用之也民知信其師之功惡得而不知有師也哉是故師道明而教易行雖幽厲之微孔子猶得而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以師道行於下位其卒也七十子之徒皆得而師傳於列國至於坑焚之餘而儒術始絀焉漢興未遑至建元下賢良之詔郡國

之衆對亡應書董仲舒乃以建學置師爲請而後世廣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但其制不師古率以師儒之職隸於六官而師道無常尊矣師無常尊則士之所以信其師說如神明父母惟有得於達善繼志之學者能之而非所以望於人人也宋臣追論其弊至謂庠序傳舍師儒路人亦甚乎我國家酌損古典以開至治惟學校貢舉之法稍因近代然而致教畫一道藝同歸師之所以教與弟子之所以學者雖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亦安有錯之不正而施之不行者耶同安爲紫陽首仕之鄉一時學者翕然師事自許升而下蓋有數人其所聞誠意正心之說傳之彌廣易世未亡雖授受失真終無詭異故其爲士或不免於負俗之累然皆易與言善而不敢安於顯過及其出而爲仕莫不懷名遠辱矯勵行義惟迂愚不度妨忤於物則有之及觀其所尙皆未有失所豈非紫陽流化於遠哉若是乎惟患作之者無其人耳時以憲學鎮山公端本於上興起正學師儒北城陸君挺以宏博精微之蘊足佐下風王君尙賢屠君材亦皆敦樸以先諸士故士之洗心勵行講藝興事而服習於教化者視昔有加也詩有子衿以刺教廢則反淫僻然則俗正而教化可知矣於是聚而論次期鳴盛於不朽迺以鎮山公之績鐫於紫陽書院以開後學以師儒題名屬

存德爲之記復勤諸友陳幣以請是記也自北城諸君始而後民知有師也其等而上之而並存者何懼有如北城諸君之賢之爲師而世不及傳之也其不賢者不嫌於同辭何則不賢者賢者之師也是皆所以勸也

洪侯學田記

蔡復一

學而田者何以興學也邑學設舊矣而田未之聞其有田自邑大夫洪侯昉也何言乎田之興學也端化軌俗道徑於風風之捷者莫如士懸旌簪示則義其標結轂遙馳則先其軼士也者標民而軼吏者也里人子擔簞笈從師則其父兄爲之戒具春糧之弗繼勿問估畢抱先聖之經倚於門牆所父兄者誰人計上之望士曰標民而軼吏賴之厚而養之薄於何能振夫不於其田之謂其以勸也田如此其急也而數百年未之聞數百年未之聞而大夫昉之一旦大夫難哉何難乎大夫非田之難難於其始又所以始之時也大夫下車造士士泮然有興迺考於學之故嘆曰側弁而哦者五百人而田不畝附卽半菽不飽之儒抱遺經空倚門牆安所仰給焉其以勸也上所望士者謂何若之何賴之厚而養之薄也吾一日父兄於此矣而是時也海氛方見吾閩中調兵食薄書徵發星散飄流不遺日而讓力大夫曰夫士也賴之厚

而養之薄而以薄書徵發解也我則不敢圖之亡何中貴人來筦山海關市之利而入之內府與其橐甚至哀軍餉益之而猶不足中貴人責課而中丞臺使者責餉采權搜腴益不遺力而讓征大夫曰夫士也賴之厚而養之薄而以采權搜腴解也我則不敢亟圖之於是覈部內有他積穀若干歲久而陳不以賑而以蠹而奇江莊故觀田吳陂莊故寺田觀寺久廢田沒於佃諸佃盤踞饜其飽旁垂涎者目耽耽屬之訟起大夫曰是不足爲側弁而哦者地耶卽條記請出陳廩以穀本置學田而故寺觀田無主釀爭宜主之學歲徵其租贍士之貧者於計便議上大府府如大夫議而割觀田之十五畀郡學寺之額溢田三之一入本學先後聞諸使者報可當捉襟露肘萬不暇給之時而興數百年之曠典餘波及鄰絃歌四封我樸兩地豈不大愉快盛舉哉不佞閒從海內諸君子游權材挖世慨然今古之不相及而臆探其原居謂始於士之輕而上人者不知所以重之夫今有司卽向之士也朝釋大布之衣而夕忘其所受爰書錢穀屑屑彙課爲功能不復知格外興勸何事寧論執掌士抱遺經倚門牆離之則已踐之芻而託之則寄宿之圃第佗其冠神禫其辭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如

孫卿所譏學者之鬼瑣是矣士也者標民而輒吏者也標而仆表輒而毀轅何怪於述方與其折轆哉大夫以鞅掌露肘之秋不忘廣勵意良殷吾黨君子居而表樹標修斐然六藝之林得時而駕範我馳驅騁六轡而開蕩平之路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又安得云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乎漢文翁守蜀郡省少府用度齎計吏遺博士史載爲美談大夫廣勵興勸異代交映一日父兄於此卽百世社稷於此余讀所條記最後列五利歸於士籍興仁隆植而敦視夫固曰不以其田之謂其以勸也植表而仆之視轅而毀之士必不然勸旃無令斯田之終不足興學也若孫卿者得以哆口曰子游氏之儒也與哉邑博士姚君全王君植李君守文徵言於余余志其事而申大夫之指以告諸士如此大夫名世俊字用章歙人與余同年進士田前後若干與其處俱在碑右

一置兌山田受種六石四斗年收租粟一十石

一奇江莊廢觀田二百六十二畝五分年徵銀九十八兩四錢三分七釐五毫

遊大輪山記

清黃江

去城北里許爲應城山又迤邐東北巉巖截嶺者大輪山也山自大尖來橫亘十餘

里孤卿九躍三魁大帽鴻漸皆控引襟帶閒而蜿蜒蟠結特具怪奇狀乾隆八年六月丁丑余與同人訪山僧遊焉徑從城郭人家曲折而入陡然豁山門也淵然深放生池也巍然峻梵天寺也舉皆迷離隱見於離披老樹閒金光井蒼翠岑金牛石湫流泉悉幽邃有清趣既搜探畢未見所謂奇怪狀也主人庀酒集於玉蘭之堂夜又登畱月巖以迎月老少參錯譁然盡歡乃相與攀蘿至最高處素月初出山色皆青其層巒畢萃若大仙乘車張蓋之行空也其疊嶂森列若巨靈露冕峩冠之危坐也其出沒盤礴若羣驅虎伏馬騰之莫制也乃指謂同人曰是所謂躍馬奔輪非耶諸山羅列皆不能及吾遊爲不虛矣酒醒寺鐘斷續圓月高懸余弟挺士鼓掌而歌歌曰與客攜琴兮上翠微白雲蒼靄兮欲沾衣車馬陵霄兮勢崔巍竟歌畢洗盞更酌達曉而歸

興建華圃書院碑記

黃濤

三賢堂在龍池巖隔澗之南考舊邑乘爲唐謝脁南唐洪文用宋石賈栖隔處迨朱子守漳時訪名蹟數至同而楊志追慕先型建三賢堂以祀之世遠年湮僅存故址余嘗與兄巨川讀書龍池陟基憑弔意圖興復而忽忽未逮者已有年歲辛巳解組

歸田欲建一堂祀先賢率鄉人講學行禮以酬夙志而募資實難其人適余叔砥園潘君君雅欣然當募建之任不數旬遠近之醵金者雲集乃鑿石培傾拓舊基而大之中建一堂西向祀朱子翼以兩房俯以拜亭右構層樓三間以祀三賢南面海各周以墻宇鑿池於兩墻閒引泉注之有石澗繞樓背由樓東上余自築舍襟石枕澗曰磊巖又轉東南高處穿石峽而上構曠怡亭以望遠從紫陽祠南下鑿徑轉西北濱澗又構亭曰憇亭南有鏡石繞石遍植松篁砥園君雅自構蘊玉居面石沿山累垣截澗抵寺崖凡六七十丈樹石坊於山門榜曰華圃書院經始於壬午正月越十月告成糜番錢壹千叁百餘枚求諸里內而足吾鄉固多樂義哉於是塑紫陽像製三賢主附以楊公李公合一方人士奠祭燕飲以落之僉曰數百年古蹟煥然復新拓佳勝禮先賢興後學一舉而三善備焉余曰名賢所在風教關焉使登茲堂者思先賢令德若探幽勝必陟其巔而搜其奧以之淑身以之範俗使桑梓詩書絃誦比於鄒魯是尤余志之所望也夫

高士軒記

劉 蘭

軒孰所作非朱子作之也孰所名則朱子名之也朱子主同簿居是軒更前名而名

之也名涉於侈朱子記中既自解釋之而更寓自勵自謙之意聖人之言也顧名所自起朱子不明揭其人之姓字俗士多昧之考前漢書元成之世有孫子嚴者名寶能明經有高節御史大夫張忠善其學問辟延家塾欲令課諸子寶自劾去強還之久更署爲主簿卽歡然祭竈延鄰怪問之曰高士不爲主簿子悅之何也曰大夫以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且道不可屈而身則可屈不遭者可無不爲爲師則不可主簿則可忠慙而謝之薦之以爲諫大夫以忤王商免味其言則孫君之任是職有不屑之意焉朱子以弱冠名進士通籍投閒其取斯名意亦深焉觀其以乘田委吏比可以窺其微矣乃其駁詰安得獨自高之語則有素位自得之意而無歎窮嗟卑之情以此見朱子之學自其少壯已臻仁聖之域此其所以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瀟然無與於富貴貧賤之迹歟軒名於有宋紹興之年迄今六七百載棟宇重新者不可勝紀而獨存朱子所更之名則其紀於石於乘以光同邑後之記斯軒者唯羅一峯先生極力發明高字之旨蘊斯則志朱子之志學朱子之學觀斯軒而心向往者乎

重修大輪山紫陽書院記

陳思敬

大輪山爲同邑主山魁岸端重巋然而中峙四周連岡環列島嶼縈帶若鱗介之宗龜龍也山腹廻復中窪有梵天禪刹而紫陽書院跨其上冠山挹海四望周達奄有一邑勝加以怪石穹窿香泉瑩潔松風謾謾起層梯危磴閒景尤清絕有宋朱子嘗遊息於斯刻石畱題後之登茲山者低回神往穆然景仰於山高水長此前明次崖芳洲二先生書院之建所由昉乎國朝毀於兵火底定後邑人士復繕完之嗣是隨壞隨修而制有未善識者憾焉乾隆歲壬申颶風飄頽殆盡思敬與族兄秉禮登陟拜瞻爲太息久之明年冬因與洪君敬璜議倡重修徵諸樂助所不足者思敬黽勉成之秉禮審度地宜增拓講堂寢室奉安 朱子像主抑前廡以達外觀三門俯臨峭塹石欄護之蹊逕迤東委折而下於是邑中山之聳出者無不歷歷可指數於几席之間左廣學舍七間右築小亭忽有石泉湧出因濬爲池水冬夏不涸蓋祠宇雖仍舊貫而爽塏高明不啻倍之矣費白金七百餘兩始以諸生族兄薰祖武等十五人更迭董視繼則敬璜秉禮分督十閱月落成於是諸生以時習禮講學其閒吾知欲晞孰禦學山而至於山是真能景仰 朱子者矣則斯書院之新徒爲山川增景色已乎

官山入書院碑記

劉光鼎

環溪而西皆山也康王之盧佃之盧襲之康爭之然則何爲乎其官之也官官之官之者奈何康盧兩姓執虛券以爭此山訟之官官以其悉無足據也概沒諸官而荒之盧居山麓襲據之自若官官之而不能禁盧之私之則以其於官猶未有所歸也輪山書院者故官學也以官山歸官學復治以官而無令其攘官以爲私因得取官物以佐官養育閭邑之人士此楊藩臺大人所謂以公濟公甚屬妥帖而均岡任夫子所由急請定案歸管恒汲汲以未及完結爲恨也今年秋府憲鄔奉憲催始得山詳結定案行縣洗伐山間樹木山付書院掌管收稅復經僉呈示禁勒碑山下以垂久遠而三十餘里之岡陵林麓莪菁菁而樸芘芘其栽之培之惟官其薪之藉之亦惟官也山居縣西五十里西溪保之溪西以乾隆三十年斷入官嗣入書院定案歸官諸紳士贊襄斯舉因記其事之始末備勒於石清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

劄

請徐王充學賓申縣劄

宋朱熹

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

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姿樸茂操履堅懇求之流輩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厨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覩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云

諭

同安縣諭學者

宋朱熹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至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於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於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于學而已矣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今之世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爲也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凡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耳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爲而然哉今之士惟不如此以爲苟足以應有司之求矣則無事乎汲汲爲也是以至於惰游而不知反終身不能有志於學而君子以爲非士之罪也使教素明于上而學素講于下則士者固將有以用其力而豈有不勉之患哉某是以

於諸君之事不欲舉以有司之法而姑以文告焉諸君苟能致思於科舉之外而知古人所以爲學則將有欲罷而不能者某所企而望也

諭諸生

朱熹

古人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必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宮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遊今幾年矣諸君之

業不加進而行義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間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朱熹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以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榜諭

朱熹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特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而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某典領之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策試榜諭

朱熹

孟子稱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而答問居一焉今發策以觀二三子之所蘊而折中之是乃古之所謂答問者非徒相與以爲諛也自今諸生條對所問宜湛思正論于答問之際審加意焉若夫朝廷之事則非草茅所宜言而師生相與之誠意亦不當數見於文字之間也二三子慎之

跋

結登堂跋

明 劉存德

是地舊有堂曰結登宣和間縣令危以他識及之勒之石陰與弁石臺並傳然不知其創之所始與其意之所謂某自來歸逕於此乃得廢井於懸崖之下浚之則磚墁如故而隘甚僅可以通絜壺且峻甚而勞於抱甕意必好修之士能自治而不顧及物甘直遂而恥於機智者之所爲也易曰井登無咎固非所以名堂之意耶是意湮沒於數百年之後始於予而一遇焉予顧可以無悟耶乃結廬而居之遂以名之

修理東西二溪堤岸議

清 莊光前

同附郭東西二溪分源合流東注于海浩淼無際始未嘗有堤也有之自前邑侯唐公始公於癸丑歲涖同遭二溪水患築堤保障以艱去未就丁巳復涖茲邑迺鳩工創建累沙而成兩岸計長千三百餘丈環植萑葦以護之蓋亦防患拯溺之美意也嗣是以後尋圯尋修歲亦收其租入然愚以爲溪之有是堤也在下流不在上流下流之民利上流之民不利何則東溪自羅山衍派南行三十里與西溪會西溪自

清溪界發源過本邑感化里與竹山坑等六水東行與東溪會兩派逶迤至匯合湍流之處愈覺鬱屈旋繞欲潰不能欲決不可所賴下流無所滯碍得以旁通四達一縱而注諸海也而上流乃獲安自有是堤以來兩岸相望正東下流之咽喉波心不加寬而港道日狹狹則無所容其脫卸而溪又挾沙以行是以積久淤塞不通下流地勢反高於上流且將倒灌橫決重以二溪抗衝之勢而濤怒滋張其不能復安故道無惑也且上流當縣治之衝由郭外西北隅暨從順感化而上數千萬戶田疇廬舍視下溪奚啻百倍水自上而下故上流受水之當頭謂將以東西兩岸束縛之遏滅之而水必不受是以不如其性左衝右突混魚龍驅沙石全力而激諸上流不至壞廬舍沒田疇頽城郭而魚鼈人民不止也嘗於壬申甲戌兩年之災驗之矣壬申七月初八大水甲戌閏四月十八日又大水西岸自護同山以南東岸自海埭以北俱屬下流民田舍宴然無事過此凡屬上流者盡爲澤國湮沒十有六七猶幸岸圯一隅水有宣洩而患稍平則利與不利之故彰明較著矣蓋上流無堤岸之防水之衝突也其勢急下流藉岸以護水之衝突也其勢緩故下流利而上流不利正爲此也倘欲爲萬全之計則必自上而下而自下而上盡爲堤築然後水歸一道由地中

行而下流安卽上流亦安不然與其有堤而水以專而激孰若無堤而水以分而殺也哉

辯

光州固始辯

洪受

夫閩祖光州相傳之謬也蓋亦有之而未必其盡然也予讀五代史記唐末羣盜起有壽州王緒者攻陷光州而爲其州刺史以審知兄王潮爲軍校時蔡州秦宗權會緒擊王巢緒遲留不行宗權攻之緒率衆南奔自南康入臨汀陷漳浦有衆數萬緒性猜忌潮與前鋒將謀殺之于南安是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泉人苦之聞潮至耆老相率遮留潮引兵圍彥若逾年克之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敗之暉見殺唐以潮爲福建觀察使潮以審知爲副使潮卒審知代立唐拜爲威武節度使封瑯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審知卒長子延翰立以延鈞爲泉州刺史延稟爲建州刺史鈞審知次子稟審知養子也二人謀殺翰翰死而鈞立子繼鵬殺之鵬立無道控鶴都將連重遇迎延義立之義立而鵬見殺義審知少子也復爲重遇所殺義殺而延政立亦審

知子也建州建國南唐李景破之遂降于南唐遷其族于金陵泉州軍將留從效亦降南唐景以爲清源節度使是歲景之保大四年也夫審知未入閩之初閩之人民蓋亦衆矣是故有刺史焉有觀察使焉所以治之也及審知之既入閩也至於漳浦始云有衆數萬則前此之衆未盛可知矣今全閩郡縣上自大夫下至黎庶莫不曰光州固始人也不亦誣乎聞有之者亦審知之子孫與士卒之餘裔耳然保大之際且遷於金陵矣如之何不稽其本始而謬相沿襲耶故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予慨夫時俗之不察故書之以附於此

鄭夾漈家譜後序云夫閩人稱祖皆曰光州固始來實由王潮兄弟以固始之衆從王緒入閩王審知因其衆克定閩中以桑梓故獨優固始人故閩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以當審知之時始貴固

銘

鼓銘

宋 朱 熹

擊之鏜兮朝既暘兮巧趨踰兮德音將兮思與子偕響兮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columns.